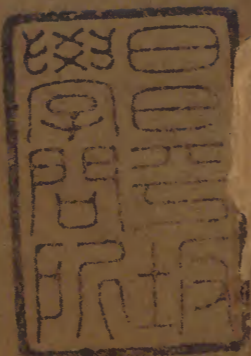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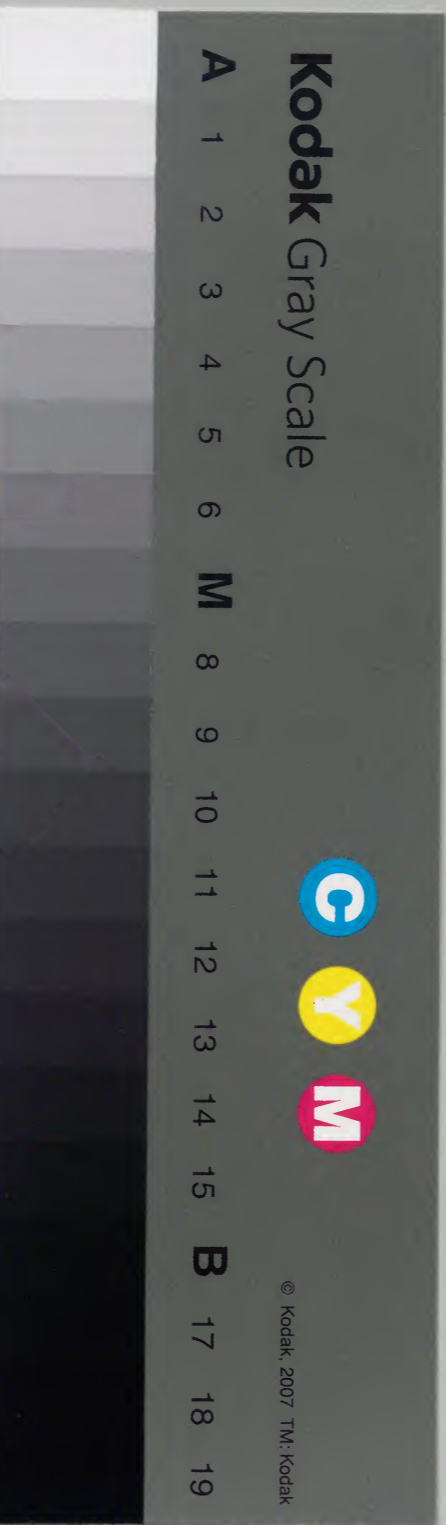
圖書編 百六之九



庫文閣內		
一五四函	三〇三七	漢書
七架	六四冊	類

庫文閣內		
三六六函	三〇三七	漢書
二四架	六四冊	類
(六五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37
冊數	64 (56)
函號	366 85



書編卷之一百單六

淺草文庫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編

鄉飲酒禮總叙

鄉飲酒之禮夏殷之世無所考周制五禮之目是為嘉禮之一凡禮之所紀冠婚喪祭皆自士以上乃得行之而鄉飲酒之禮達於庶民因其聚會之際與之揖讓升降使知尚賢尊長而興敬讓之道焉考之經傳其說有三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禮賓之而與之飲酒一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飲酒而正齒位二也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先行鄉飲酒

圖書編 卷一百單六

禮三也夫用之州黨而亦謂之鄉者先儒以爲州黨鄉之屬也或鄉大夫而觀禮或鄉大夫居此黨內故亦以名之也其正齒位之說見於周官者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見於禮紀者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而儀禮鄉飲酒之篇不著其文故先儒以爲今之存者乃卿大夫之事而黨正之禮亡矣漢制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蓋用正齒位之說魏晉以下間或行之其詳不可得而聞李唐燕米二說賓與賢能則以刺史或上佐爲主其制皆倣於古而小損之有主賓介而無僕

其樂則歌笙間合各一作而不備正齒位而行於冬季主用縣令復降殺其禮無謀賓戒賓不設折俎易脯醢爲醢醢其作樂如上趙宋淳化三年詔有司講其禮命學士蘇易簡倣古樂章作鹿鳴南陔嘉魚崇丘關雎鵲巢之詩凡三十四章後不果行正和中有司參奏酌古制於州軍貢士之月以禮飲酒用知州軍事或本州佐官爲主提舉學事司所在則提舉爲主上舍生當貢者與州之群老爲衆賓其登降之節與舉酒作樂器用之類並參照辟雍宴貢士之儀紹興十三年禮部奏脩定儀制頒下郡國於科舉之歲行於學校是日賓主先舍

一 菜於先聖先師然後行禮並不作樂蓋本用賓與賢之說而已仕未仕者以齒序位於兩廡則亦兼取黨正之一文至其登降之容獻酬之節較於唐尤簡 略焉十七

二 年左迪功郎陳介乞言郡國所行鄉飲歲數乃命諸州

三 歲科舉之年行之其願每歲一行者亦從其便二十

六 年入命願行於里社者聽官不得預其可考者如此

國朝受命裁定海內即

詔有司稽古考文定為一代之制於是取儀禮及唐宋所

行參酌損益為鄉飲酒禮又參周官屬民讀法之旨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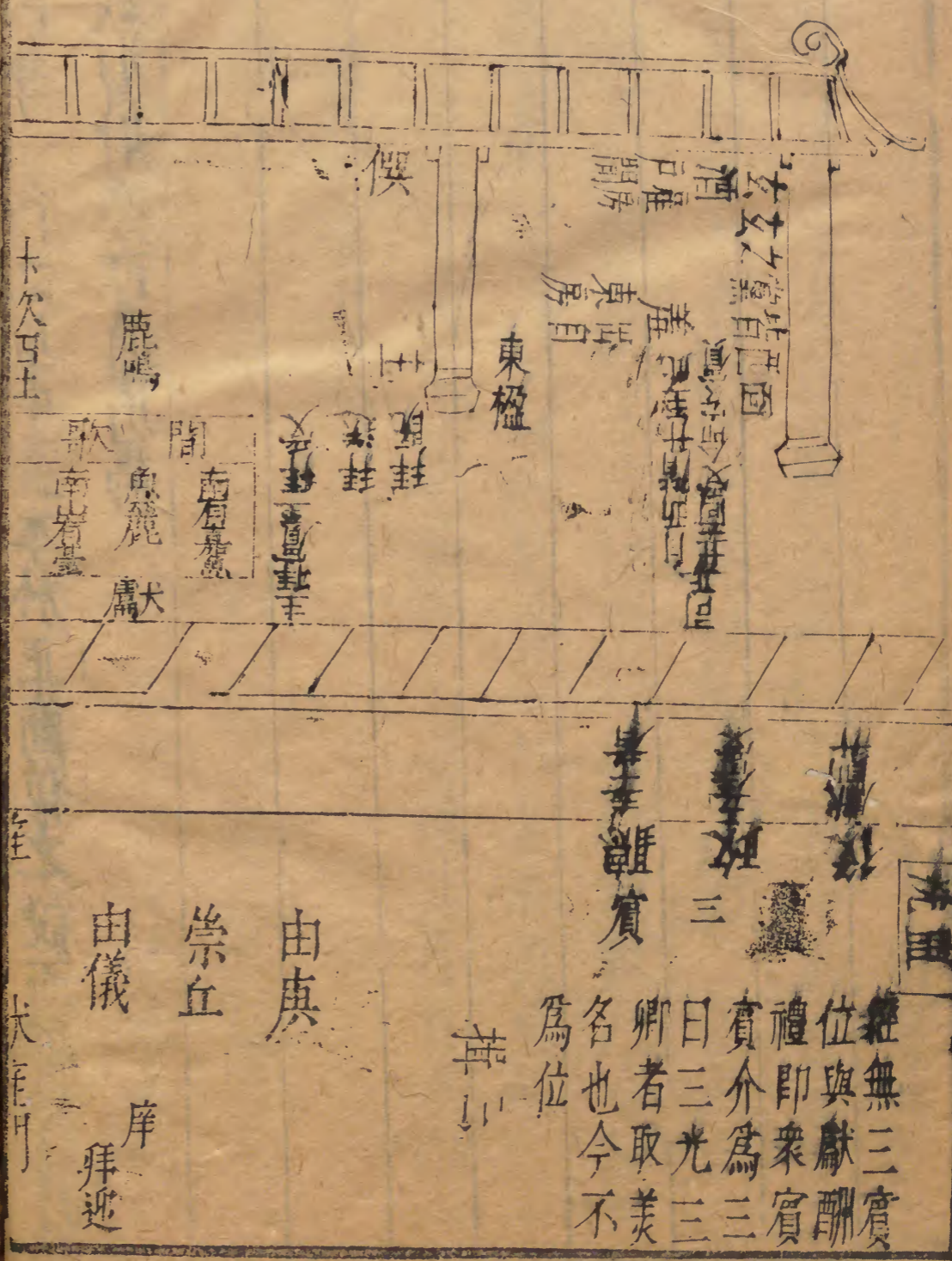
行禮之中一人升請律令縣邑則歲一行之於學校聖

社則季一行之里中蓋本於正齒位之說而賓與賢能

春秋習射亦可通用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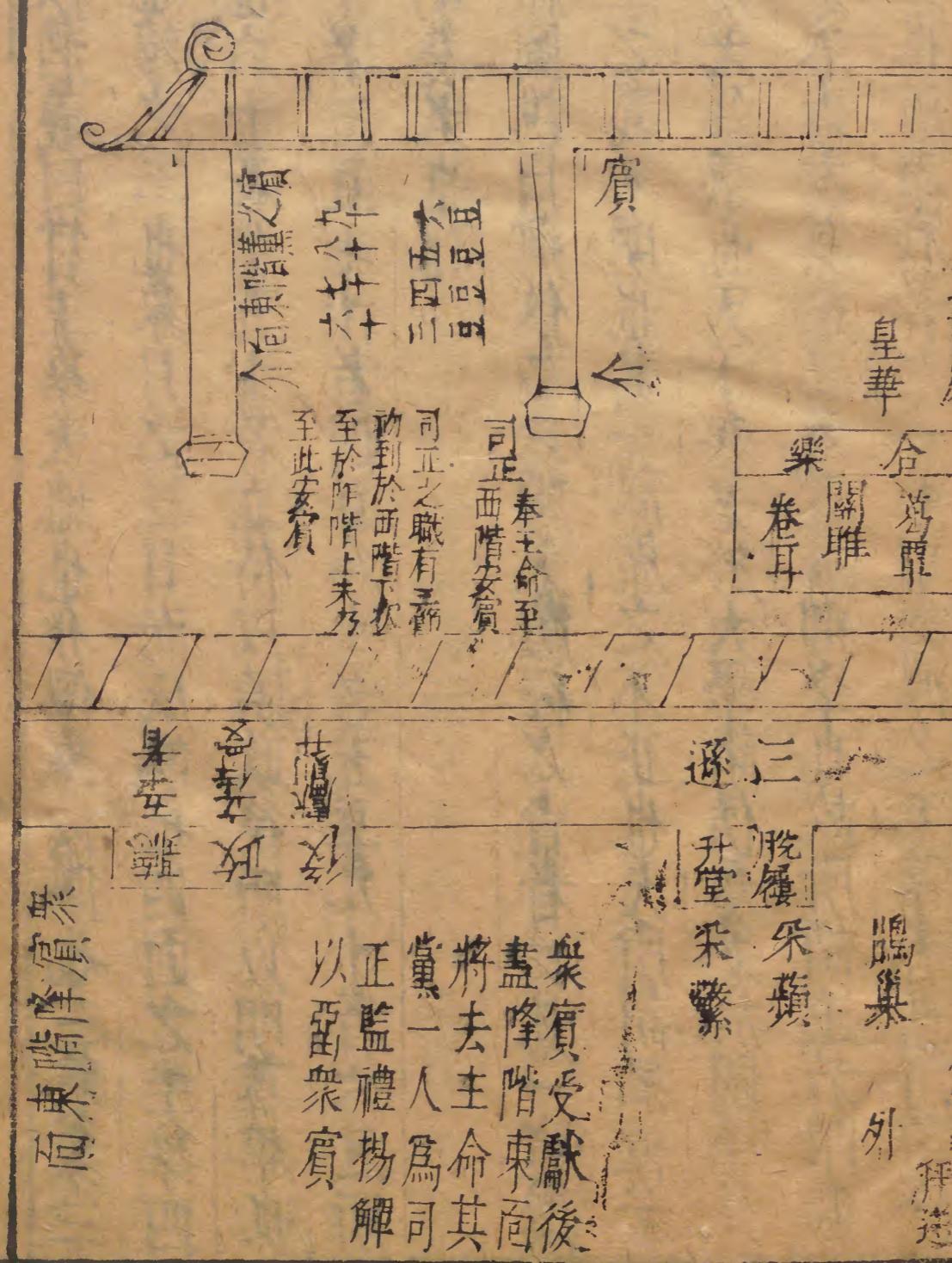
鄉

歡



之

圖



圖

卷

衆賓降階東面

鄉飲酒義曰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
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
時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後所以明尊卑也
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
以明養老也

周禮圖說曰鄉飲酒之禮失禮經之旨者二其一賓僎
介主之義不明也其一設席之不正也夫所謂鄉飲者
以養老爲義也天子養老於大學諸侯養老於國學是
故鄉大夫養其鄉之老者於鄉學也故所謂主者即鄉
大夫也所謂賓者乃一鄉中齒德之至尊者也所謂介

者齒德亞於賓所以輔賓者古人每事必有介以輔其
不及也所謂僎者何也衆賓中之貴者也儀禮曰賓若
有尊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席於賓東是也
所謂諸公大夫者謂天子之三公卿大夫致政而在鄉
者也苟序爵而躡居賓之位則屈夫齒而失養老之義
序齒而降居賓之下則屈其爵而非貴貴之禮故別設
位於賓之東以居之周禮黨正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三
命而不齒即此位也三賓介僎之儀既明而後其位可
得而正矣夫堂上之位莫尊於南面之正中以其有尊
故坐賓於西北謂在北而南而稍西也僎則席於賓之

東尊與賓並也介則賓於西北謂在北而南面稍西也
僎則席於賓之東尊與賓並也今則賓階上東面以受
生氣亦尊者所居也主則阼階上西面其位爲卑自卑
而尊人也故所謂南北者謂在北而稍西東北者在此
而稍東西南者在南記言僎以介主人而誤也其坐位
則四隅相向古未嘗有此坐向語云席不正不坐苟於
此尚得爲正乎觀於儀禮賓升席自一方介主人升席
自北方降自南方蓋設必正方故升亦正方且記亦曰
賓必由介必東向今人設四隅之向者因記言四隅
之在正位也按禮記鄉飲酒義發明切當但亦有純駁

班如者不能不賂後人之惑如云介僎象日月復云立
三賓以象三光是三賓後爲日月矣且大賓主於一唯
主人獻衆賓則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耳何嘗有所
謂三賓乎其曰僎以輔主人贊乃主人之輔僎亦賓也
何得言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乎夫堂上之位以向明
爲尊其次則東面以受生氣爲尊賓與僎既南向則介
自當東面主人居南而西面亦必然之理何必以溫和
之氣配僎與主嚴疑之氣配介與賓而反失僎賓介立
之大義乎古人制禮哭踊揖讓必成於三其曰讓之三
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則哭踊豈亦象月而爲之耶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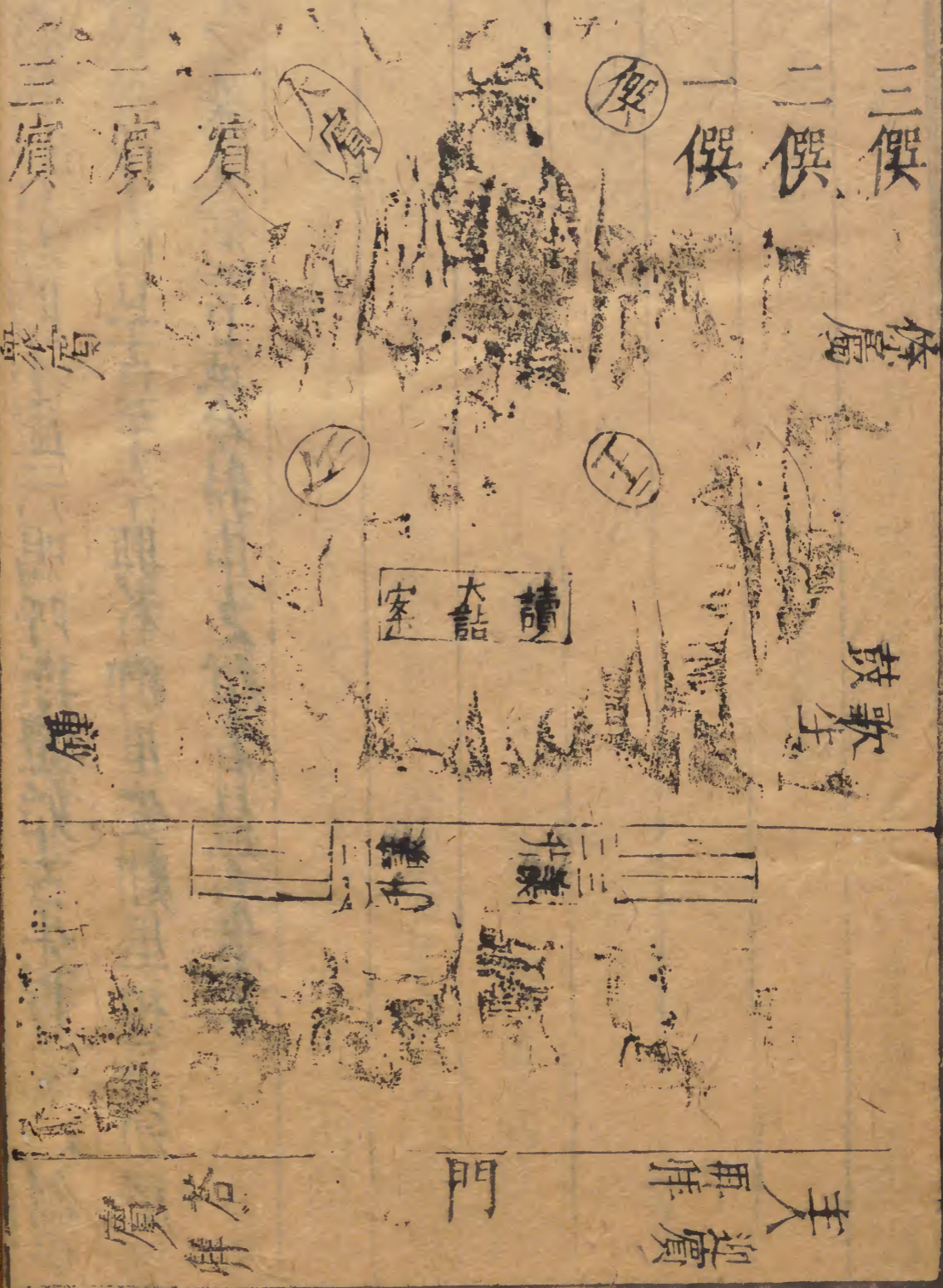
出自東房烹狗於堂東北皆出自主人之意而曰祖陽氣之發於東方皆不免於傳會也

皇朝大誥

鄉飲酒禮

鄉飲酒禮朕本不才不過申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所以鄉飲酒禮叙長幼論賢良別奸頑異罪人其坐席間高年有德者居於上高年淳篤者並之以次序齒而列其有言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干於善良之席主者若不分別致使貴賤混淆察知或坐中人發覺主者坐以違制奸頑不由其主紊亂正席全家移出化外的不虛示嗚呼斯禮如古先哲王之制安良民於宇內亘古至今興者鄉里安鄰里和長幼序無窮之樂又何言哉今特申之從者昌否者亡

本朝鄉飲禮圖



鄉飲酒禮律儀

一鄉飲酒禮每歲正月十五十月初一日二次舉行

一各處府州縣於儒學行鄉飲酒禮一應酒殺俱係官錢糧內從實酌量支辦務要豐儉得宜

一凡府州縣行鄉飲酒禮除僎賓外衆賓序齒列坐其僚屬則序爵

一鄉飲之設所以尊高年尚其德興禮讓敢有喧譁失禮者許揚鱣者以禮責之其間因而失禮者主席之人會衆罪之

主府知府州知州縣知縣如無正官以佐貳官代位

於東南

大僕以致仕官爲之位於東北

大賓釋鄉里年高有德之人位於西北

介以次長位於西南

三賓以賓之次者爲之位於賓主介僎之後

司正以教職爲之主揚鱗以罰之

贊

鄉飲酒儀

洪武十六年頒行鄉飲酒禮圖式一各處府州縣每歲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於儒學行鄉飲酒禮酒散於

官錢約量支辦務要豐儉得宜除留賓外衆賓序齒列坐其餘屬則序爵前一日執事者於儒學之講堂依圖陳設坐次司正率執事習禮至日黎明執事者宰牲具饌主席及僚屬司正先詣學道人速僎賓以下比至執事者先報曰賓至主席率僚屬出迎於庠門之外以入主席居東賓居西三讓之揖而後升堂東西相向立贊兩拜賓坐執事又報曰僎至主席又率僚屬出迎揖讓升堂拜坐如前僎賓介至既就位執事者鳴司正揚鱗執事者引司正由西階升諸堂中北面立執事者唱僎賓以下皆立唱揖司正揖僎賓以下皆報揖執事者以鱗

酌酒授司正司正舉酒曰恭惟

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爲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勉爲臣盡忠爲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弟第恭內睦宗族外和鄉里無或廢墜以忝所生讀畢執事者唱司正飲酒飲畢以觶授執事唱揖司正揖僎賓以下皆報揖司正復位僎賓以下皆坐唱讀律令執事者舉律令案于堂之中引禮引讀律令者詣案前北向立唱僎賓以下皆拱立行揖禮如觶儀然後讀律令有過之人俱赴正席立聽讀畢復位執事者唱供饌案執事者舉饌案案至賓前次僎次介次主三賓以下各以次舉訖執事者唱獻賓主席起北面立執事斟酌酒以授主主受爵詣賓前置于席稍退贊兩拜賓答拜訖執事者又斟酒以授主主受爵詣僎前置于席交拜如前儀畢主退復位執事者唱賓酬酒賓起僎從之執事者斟酒授賓賓受酒詣主前置于席稍退贊兩拜賓僎主交拜訖各就位坐執事者分左右立介三賓衆賓以下以次斟酒於席訖執事者唱徹饌候徹饌案訖唱僎賓以下皆行禮僎主僚屬居東賓介三賓衆賓居西贊兩拜訖唱送賓以次下堂分東西行仍三揖出庠門而退

鄉飲酒禮考附

禮記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于門辨則無暴亂之禍矣

周禮鄉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師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射義曰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按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蠲祭今世所行惟存一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耳其鄉飲之名始于成周漢唐以來亦間行之然無定制也

太祖製製大誥有云鄉飲酒禮不過申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所以鄉飲酒禮叙長幼論賢良別姦頑異罪人其坐席間年高有德者居于上年高淳篤者並之以次序齒而列其有曾違條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于於良善之席主者若不分別致使貴賤混淆

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無空故物皆棟榭
鄉大夫先行鄉飲酒禮而射於序

射飲

鄭玄鄉射禮曰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
之禮謂之鄉者州乃鄉之屬鄉大夫在焉故不改其禮
○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于王退
而以鄉射之禮伍物詢衆諸侯之鄉大夫既貢士于其
君亦用此禮射而詢衆庶也○按疏曰禮若緩而實急
若輕而實重者射也知王患人不知其急而緩之不知
其重而輕之故於鄉射以習禮樂於燕射以致安譽於
賓射以通好於大射以擇士故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
燕禮鄉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所以明



君臣之禮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者蓋燕於鄉
飲則有恩明君臣與長幼則有義有恩有義然後以射
而觀其德行此人所以樂爲之也又按儀禮燕禮與大
射儀相屬鄉飲酒禮與鄉射禮相屬即敖繼公所謂士
與其鄉之士大夫會聚於學宮鄉飲酒而習射者也今
制所定止鄉射禮故曰飲射

射禮考

周禮卿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問求其人一日

和發節二日容動皆三日主皮不失四日和容容比五

一日與舞節比

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于州序

按儀禮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
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後世禮廢之後而所謂射
者惟用之于戰陳用之以爲禮節者蓋微矣我

聖祖欲以之取士以復古人擇士擇官之制而不果既
而頒其圖式儀注于天下非但以是教士子而必俾學
官與有司習射焉

按藍田呂氏曰射義言射者男子之所有事者也天下
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故有大射鄉射之禮所以習容習
藝觀德而選士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故主皮呈力

所以禦侮克敵也呂氏曰諸侯之射大射也卿大夫士
 之射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飭之以禮樂者所以養
 人之德使之周旋中禮也蓋燕與鄉飲因燕以娛賓不
 可以無禮故有大射鄉射之禮禮不可以無義故明君
 臣之義與長幼之序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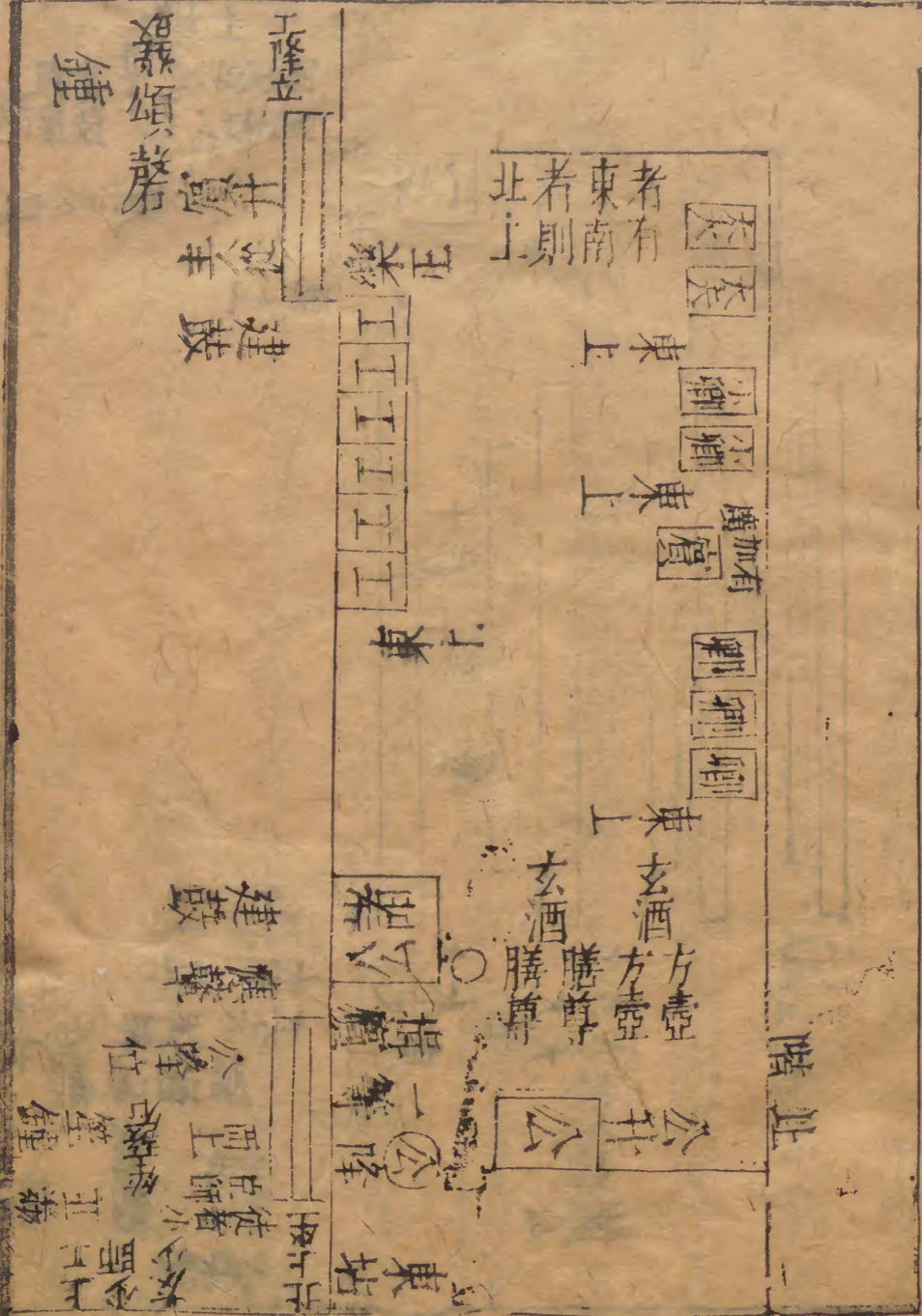
三 大射總叙

一 古之射禮有五一日大射二日賓射三日燕射四日鄉
 射五日主皮之射大射者天子將祭於郊廟與助祭之
 諸侯群臣射于射宮而擇其賢者使與於祭是也諸侯
 孤卿大夫士祀其先祖亦以是禮而擇士均謂之大射
 賓射者諸侯朝於天子而天子與之射于路門之外者
 是也列國之君相與朝聘及卿大夫士私與其賓客行
 其射禮亦均謂之賓射燕射者天子勞使臣及與其群
 臣飲酒而射于寢者是也諸侯與其臣下卿大夫士其
 家人之屬燕飲而射者亦均謂之燕射鄉射者州長春
 秋以禮屬其民而習射于序者是也卿大夫以鄉射之
 五物詢衆庶而射于序亦均謂之鄉射然天子以六耦
 射三侯五正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
 樂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樂以采
 蘋五節士以三耦射射侯三正樂以采蘋三節則其上

下之辯未嘗不明也是四射者以禮樂將之謂之禮射
故曰其容體比于禮其節奏比于樂而中多者乃得預
于祭又曰進退周旋必中於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
弓矢審固持矢弓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
矣是故聖王務焉主皮之射者庶人之事田獵分禽之
射也張獸皮而射之無正鵠之制主獲而尚力無禮樂
之飾故曰禮射不主皮明非君子之所貴而四射尚矣
秦滅先王之籍古禮殘缺幸存而可知者諸侯大射與
州長鄉射二篇而已其天子之禮見於周官者略不備
兩漢以下有天下國家者因仍簡陋以爲政至其君臣
游燕之際從事于弧矢者未嘗無之大抵皆主皮尚力
之陋而古法泯墜莫知講求惟唐開元中頗嘗論著儀
式其一曰皇帝射于射宮其二曰皇帝觀射於射宮粗
采古禮而損益之雖具于禮官而舉行希闊至宋太宗
淳化五年詔定其禮有司遂取唐制爲大射圖并畫其
冠冕儀式表著之位以進而太宗曰俟弭兵之日與卿
筭行之蓋亦未嘗用也及乾道間命討論燕射之義而
宰執以爲舊制煩苛難以遵行更定新式奏之其說槩
可考見而亦未矣元制自天子公卿至郡國將佐皆有
射槩翦柳之法大槩循用國俗無足采取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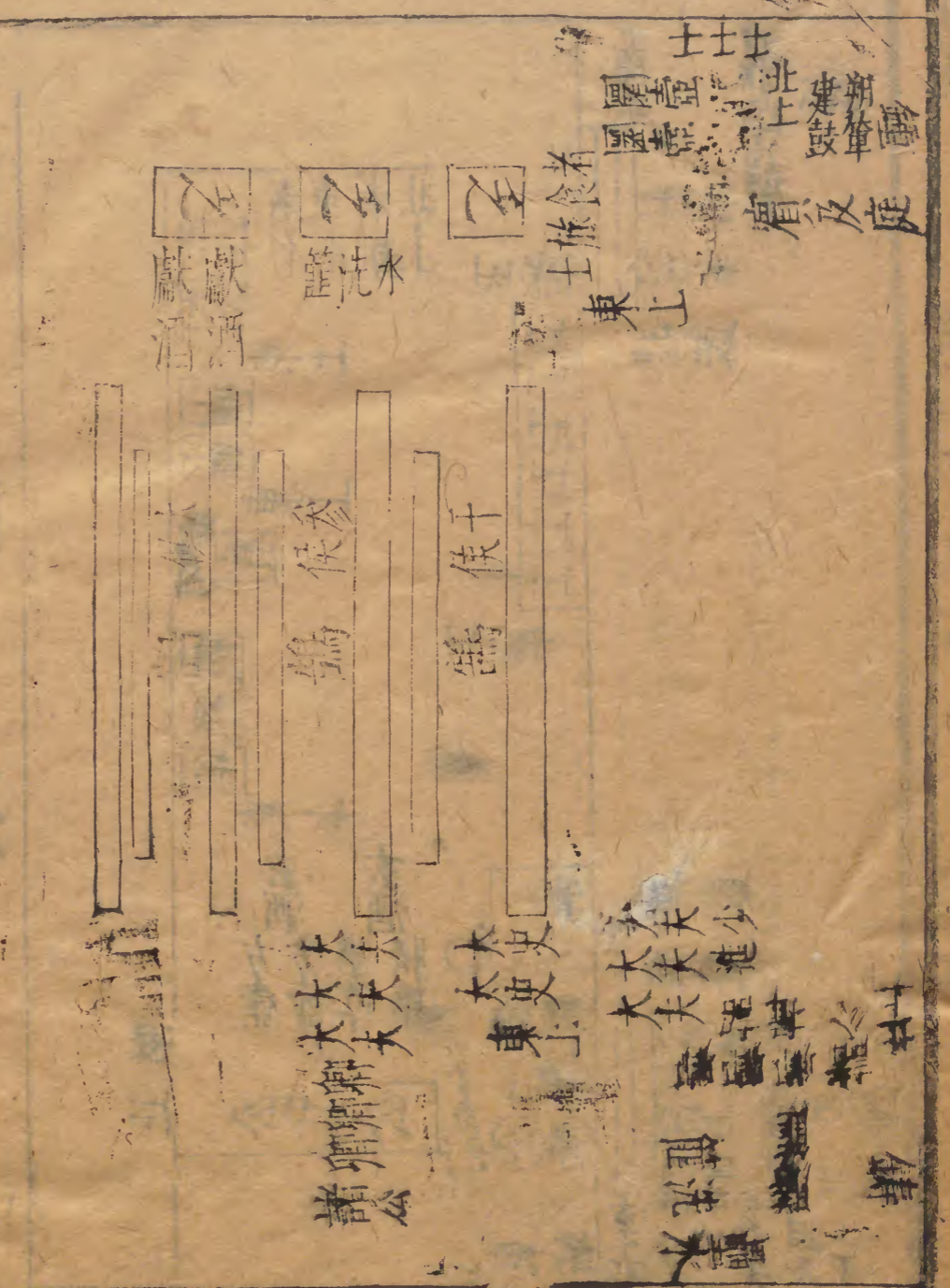
國朝混一區宇循明治具考求三代之政次第行之
 詔成均博士弟子及郡縣庠序之士皆使習射以俟貢
 舉而凡郊廟之祭先期輒命文武百執事行大射之禮
 其儀注斟酌古今煩簡適中蔚然爲一代之典焉

圖 禮 射 大



大射義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旋皆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



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

矣功成而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狸首逸下云魯孫侯氏是也樂

官備者謂駟虞曰壹發五犯喻得賢者多也吁嗟乎駟

賁懷仁人也樂會時者謂狸首曰小大莫處御於君所

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予以采蘋南澗之濱以采蘋喻循

法度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謂采芣曰被之僮僮夙

夜在 ○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

盡禮樂而可數焉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十

先德之行後決之於射男子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

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官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

於樂而中多者得于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

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

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是以諸

侯若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

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

庶事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譽言君臣

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

而諸儀務焉此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

正之具也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四爵四行

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

而射也莫處無安居其無官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

射先行燕禮乃射也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譽或

為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夫射

於澤而後射於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

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則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紕地是也

澤官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土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

按射義一篇古禮賴以存者固多而大義不明不容以無辯也射義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侯為諸侯果於義為可通乎鄭康即因之故其注周官司裘曰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不亦愈失而愈遠乎蓋射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要亦信射義大過而不能折之以理焉耳然其中有一曰射之為言者釋也釋者各釋已之志也故曰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鄭氏不從此義發明乃諄諄於射諸侯之說而是非黑白且不辯矣噫即此觀之書可盡信哉

御射

周制天子禮周官太僕職曰三射則贊王亦矢繕人職曰掌詔王射贊弓矢之事服不氏職曰掌以旌居之大獲射人職曰王射則令云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司服王饗射則驚冕疏曰燕射在寢則朝服賓射在

朝則皮弁服唐制皇帝親射儀司馬奉弓自西階升當西楹前南面揮弓命獲者去侯獲者去侯至乏止司馬降西階復位千牛即將一人奉决拾以筥千牛將軍奉弓千牛即將奉矢進立於御榻東少南西面即將跪尊筥於御榻前少東拂以中少决興贊設决訖千牛即將又跪取拾興贊設訖以筥退奠于坫上復位千牛將軍北面張弓以反拭弓左右面左執附石執簫以進御訖退立于御榻東少後千牛即將以巾拂矢逐一供御御將射協律卽擊麾先作鼓吹及奏騶虞之樂九節至第六節御乃發一矢奏第七節又發一矢皆與樂聲相應千牛將軍以矢行奏中曰獲下曰留上曰揚左曰左方右曰右方至九節發四矢畢協律卽偃麾樂止千牛將軍於御坐東西面受弓决拾退奠於坫上復位宋制天子燕射儀皇帝臨軒有司進弓箭教坊樂作皇帝乃射若中的招箭班奏訖應左右侍立弁祗應臣僚階上下就位並再拜皇帝射畢復坐元制缺 國朝見儀注○以後皆公及賓諸公卿大夫射○周制天子禮闕諸侯禮儀禮三耦升射畢降降中少决於堂西諸公卿則適次公將射則司馬師命負侯贊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侯隸僕人掃侯道司射告射于公公許適西階東告于賓

遂措朴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之决拾于東坵一小射

正授弓拂弓皆以俟於東堂一小射正賓降升堂西垣

决遂執弓措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升待於物北北一箭

東西立不敢與君並立退一箭三尺之地司正執弓升自西階立於物

間南向揚弓命夫侯負侯者許諾趨至乏止司射命設

中小臣師執中坐設之執中南當福西當西序太師實八筭于中

橫委其餘于中西公就物小射正奉决拾以筭大射正

執弓皆以從小射正坐奠筭于物南遂拂以巾取决與

贊設决朱極三公祖朱禰設决拾大射正執弓以祓順

左右隈上再下左執射右執簫以授公小臣師以巾

內拂矢以授公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下曰西上

曰揚左右曰方十發以將乘矢公卒射賓降釋公于堂

卿大夫繼射諸公卿取弓矢升射如二耦若中則釋獲

者每一箇釋一筭上射于右下射于左唐制皇帝親射

儀侍射者進升射席北而立左旋東面張弓南面挾矢

協律即舉麾樂作不作鼓吹奏狸首之樂七節樂至第

四節乃發第一矢奏第五節發第二矢皆與樂聲相應

至七節發四矢畢協律即復麾樂止射者右旋東面馳

弓北面立乃退復西階下釋弓于位其射人多少皇帝

觀射儀典謁以公從贊六人自東西階升如司射之儀

至射席前北面進升射席立定左者右旋西面張弓右者左旋東面張弓俱南面挾一箇所司奏請以射樂樂王公以下侍中前承制曰可通事舍人曰承傳西面告太常卿大常卿於西懸內東面命樂正奏樂協律卽舉麾作狸首之樂七節至第四節左右乃俱一發與樂相應又奏第五節左右又一發與樂相應以至七節匹發訖協律卽偃麾樂止左廂射者左旋西面弛弓右廂射者右旋東面弛弓俱北面立少退從東西階降立於階下相向北上立定乃退次取六人升射如初四品以下射於殿下射畢三品以上及近侍官與四品以下皆釋弓復會位坐其未射者立繼射如初宋制天子講射儀以宣臣僚射官執弓箭階下再拜訖升階射元制缺 國朝見儀注

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疏曰周禮五州為鄉是州屬鄉也云不改其禮者雖鄉大夫在其禮仍依州長射禮也然此經鄉大夫射於序云堂則由楹外又云堂則物當楣又云大夫用兕中其禮與士射於序別而云不改者大判鄉大夫士與先射飲酒禮及未旅而射為不改耳其實亦有少異也

賓主介儀

儀禮主就先生而謀賓介立曰主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之致仕者介處士之賢者諸公大夫入而觀

禮者為僎

諸公者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

戒賓介

儀禮主戒賓賓拜辱主荅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再拜賓荅拜主退賓拜辱戒介亦如之

設席位次

儀禮乃席賓主介眾賓之席皆不屬焉注曰賓席牖前南面主席祚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眾賓席之西不屬者下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也又曰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主之贊者西面北上

陳器

儀禮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

東肆加二勺于兩禁承尊之器也名禁者因為酒戒也

承爵解之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謂如堂二丈則洗去堂下

亦二東西當東榮榮屋翼也水在洗西南肆

迎賓

儀禮主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荅拜拜介介荅拜揖

衆賓主人揖先入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皆入門左

北上厭一涉切推手曰揖引手曰厭

序賓

儀禮主與賓三揖將曲揖當階揖當碑揖至于階三讓主升賓升

主阼階上當楹北面荅拜

獻賓

儀禮主坐上爵于篚降盥洗已盥然後洗爵升賓爵賓之席前

西面獻賓賓西階上拜主少退賓受爵以復位主階上

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於

阼階上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與右手取

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齊之與加

于俎坐悅手遂祭酒與席末坐卒酒降席坐奠爵拜告

旨執爵與主阼階上荅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

賓酢主

儀禮賓降洗實爵酢主皆如主獻賓之儀主卒爵坐奠爵於序端序端東序之端也東西墻謂之序

主酬賓

儀禮主實解昨階上北面坐祭遂飲卒解興降洗實解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少退卒拜進坐奠解于薦西賓至取解北面坐奠解於薦東酬酒不舉主揖降賓降立于階西主人將與介為禮賓謙不敢居堂上

主獻介

儀禮主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乃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立祭於西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啐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坐卒爵興

獻主賓

儀禮主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主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受者三人主拜送坐祭立飲以爵授主降復位每人獻則薦諸其席

獻衆賓

儀禮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衆賓徧有脯醢主

以爵降奠于篚

升位

儀禮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眾賓序升即席

俱入

儀禮賓若有俱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主降

賓階介及眾賓皆降主迎于門內揖讓升公升如賓禮

大夫則如介禮席於賓東主獻薦脯醢設折俎皆如賓

禮

樂賓

儀禮工誦鹿鳴四牡皇皇者一卒歌笙入室下磬南北

而立樂南咳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房歌南有嘉

魚笙帝立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

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

司正揚觶

儀禮主降階作相為司正主升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

階實觶降自西階階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坐取觶不

祭遂飲執觶興盥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

旅酬

儀禮賓坐取俎西之觶

先一人舉觶盥于俎西

作階上北面酬主

主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荅拜不祭

立飲不洗實解授主主西階上酌介如賓酬主之禮介
酬衆賓拜興飲皆如上儀卒受者以解降坐奠于篚
無筭爵

儀禮衆賓者降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

注曰狗
獻醢也無筭

爵無筭樂

賓出

儀禮賓出泰陔

注曰陔
陔夏也

三迭于階外再拜

里社鄉飲酒儀

大明會典

一里社每歲春秋社祭會飲異行鄉飲酒禮所用酒

於一百家內供辦毋致屠靡首家內除乞丐外其餘

係年老者雖至貧亦雖上坐少者雖至富必序齒下坐

不許攬越違者以違制論其有過犯之人雖年長財富

須坐於衆賓席末聽讀律受戒諭供飲酒畢同退不許

在衆賓上坐如有過犯之人不行赴飲及強坐衆賓之

上者即係頑民主席及諸人管告遷徙邊遠住坐其主

席者及衆推讓有犯人在上坐同罪其各里社以百家

爲一會百家之內以里長坐席其餘百人選年最高有

德人所推服者一人爲賓其次一人爲介其餘各依年

齒序坐如有鄉人爲官致仕者主席請以爲僕擇通文

學者一人爲讀律二人爲贊禮前期一日三詣賓介門
介賓迎出大門之外肅主以入至中堂主賓相揖訖主
稍前曰某日行鄉飲酒禮吾子年高德敢請爲賓賓曰
某固陋恐辱命敢辭主曰詢諸衆莫若吾子賢敢固請
賓曰夫子由命之某不敢辭主再拜賓答拜介亦如之
但改請吾子爲介執事者設賓席于堂中稍西南向設
主席於堂東面西向賓六十以上者席於堂中上兩序
東西相向如賓多年幼者席于堂下階阼之南北面是
日清晨賓及衆賓皆至門下主出迎西向揖賓東向答
揖主先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至階賓揖主先升自
東階賓升自西階至中堂主西向立賓東向立贊禮唱
拜興拜與主賓皆兩拜主肅賓各就位贊禮唱揚觶揚
觶者舉觶酌酒詣中堂北向立贊禮唱在坐皆起賓主
以下皆起拱立揚觶者乃揚觶而揚言曰同言畢唱揖
揚觶者揖主賓以下皆揖揚觶遂飲酒訖復揖主賓以
下皆揖以爵授執事者復位賓主以下皆坐贊禮唱讀
律執事者設案於堂中次引讀律者詣案前贊禮唱在
坐者皆起唱揖讀律者揖賓主以下皆揖遂展律于案
詳緩讀之訖復以申明戒諭讀之畢贊禮唱揖讀律者
揖賓主以下皆揖讀律者復位贊禮唱衆皆坐賓主以

下皆坐執事者供饌案行酒贊禮唱飲酒衆賓皆飲或
 五行或七行禮同前食畢徹案贊禮唱禮畢主先行而西
 向立贊禮引賓以下東向立唱拜興拜興主賓皆兩拜
 主送賓於門外東西相揖乃退明日賓介僕衆賓詣主
 家拜謝鄉飲之賜主出門外謂辱屈昨日之來○一鄉
 飲之設所以尊高年尚有德與禮讓敢有喧嘩失禮者許
 榜解者以禮責之其或因而致爭競者主席者會衆罪
 之○二十二年再定鄉飲酒禮圖式凡良民中年高有
 德無私公過犯者自爲一席坐於上等有因斤役差稅
 遲誤及會犯公杖私答招犯在官者又爲一席坐中門
 之外其會犯姦盜詐僞說事誣錢起賊詞訟蠹政害民
 排陷官長及一應私杖徒流等罪者序坐於東門之內
 執壺供事各用本等之家子弟務要分別三等坐次善
 惡不許混淆其所行儀注並原額定式如有不遵圖
 序坐及有過之人公行赴飲者以違制論

教民榜文

鄉飲酒禮本以序長幼別賢否乃厚風俗之良法已令
 民間遵行今再申明務要依頒降法式行之長幼序坐
 賢否異席如此日又豈不人皆向善避惡風俗淳厚各
 爲太平之良民

射禮總論

嘗考之周禮以六藝教萬民而賓興之有所謂禮樂射
 御書數焉夫射而居六藝之一則射固有關於世道矣
 記曰射者男子之事也又曰射者射已之鵠也又考之
 詩曰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夫有事則時習之不可忘
 為鵠則自反之不可失以賢則可以象功以不侮則可
 以觀德射之有關於德性如此故以言乎射禮之制其
 大射也則張布侯而設具其賓射也則張布侯而設鵠
 其燕射也則張糜侯而設中制固若是其不同矣以言
 乎弓矢之度則天子之弓合九以為規諸侯之弓合七

以為規

士大夫之弓合五以為規

周禮國弓矢註謂多體多則合少天子之

弓王弓弧弓也其體不甚曲故合九弓而成一規諸侯之弓唐弓大弓也其體稍曲故合七而成一規士之弓才小也其體益曲故合三弓而成五規

度固如是其有異矣以言乎詩歌

之說則天子之射歌以雛虞

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大耦射三侯三獲三

容樂以駟虞歌詩以為祭非以樂備官乎諸侯之射歌

以狸晉

諸侯以耦射三侯二獲容樂以狸晉七節三正

非樂時會乎卿大夫

之射歌以采蘋

孤卿大夫以三偶射一侯一獲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

非以樂徵

法乎士之射歌以采芣

士以三耦射并侯一獲容樂采芣五節二正

非以樂

不失職乎是射詩之立又各因名而取義矣是故行之

朝會以尊王也行之燕享以尚賢也行之灌官以選士

也行之燕禮鄉飲禮以明倫也行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以講武也內志正外體直內外之侯融者射之所以運其精也容比禮節比禮樂之俱協者射之所以立其極也否則徇其數之可陳而不究其義之難知幾何能得聖人之制而善復於千日世之下耶若夫後世儒者之言射吾惑也杜佑所謂侯國相攻士故習射則也失先王觀德之意而鄭玄天子以能射服諸侯其說尤陋馬融賈逵正鵠內外之辨亦末也矣後世之君之行射者吾鄙焉漢明帝行於辟雍唐高祖行於殿廷太宗有武德之制玄宗有景福之制或偶以爲美觀或偶以爲

武士而已又何足以追先王制射之意哉我朝稽古

定制射圃立徧於天下聖祖得天下即令天下府州一學訓誨生員每日讀經書

羅於學後設一圃習射命禮部定圖式儀注凡八則一射式二初射鵠三住射位四主射五賞酒六司射七射器八射職九射位儀注所謂射器者凡九射職者凡七是即州長會民射此即成周設鄉射賓興賢能之意也

是故聖人脩之以立教而崇賢象德之所由興者此也君子復之以維風而訓俗成能之所由舉者此也夫射故一藝之微而禮之制於聖人也抑有可稽焉弧矢之利創於黃帝則前古已肇其原而見之於虞書者則曰侯以明之是虞人用之以設教也歷夏商而成周其制

教養國子考

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五曰聯朋友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本道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處門之左以教國子第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保民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為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正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王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巹

小胥掌學士之微令而比之黃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

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頹宮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

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王太子王子群后諸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
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洪武二年冬十月辛巳

上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禮
樂之教混爲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教名
存實亡况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惟知兵戈莫識俎豆
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
師雖有大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
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
之舊是革汚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

條陳監規

祭酒呂楠疏曰歲貢入監卽古鄉舉里選六德六行六
藝之士故禮稱四十強仕道明而德立近年有歲貢年
二十上下者其德行焉考甚且禮讓未閑遇事與名各
提學惟取詞章不顧行險遂使質樸淪墜乞勅該部轉
行提學官當歲貢期於食廩年深二三名內遵照

祖宗臥碑參取德行必注其平日某德某行縱無完人
庶幾近實所校文惟取其不悖經傳理明辭達而止不
專於富麗有蹈襲六朝人語竒怪難讀者俱從黜落而

遐荒鄙邑亦取士以克用昭 聖明一視無外之心又
舉人在監本以觀光 皇極薰陶德性今查在監實數
天下之廣僅止二三十人蓋自會試之後支稱他故駿
奔原籍有志者固不廢學餘多交際郡邑開治產業侵
陵鄉曲比及試期方攢監簿計水程用規檢歷未仕若
此居官可知已 勅該部稱已未入監告回舉人移文
行取遠限作曠計月加曠不許會試之條庶士類知儆
衆向于學矣納銀例監近奉 欽依聽其伊親原籍與
考科舉此以待志士可矣其無志者一旦還里抗揖縣
官兼服商賈肆行鄉間他日入官殃民非淺乞 敕該
部重刊儀禮并造前項禮樂諸器以便諸生游業准古
大雅鼓鍾辟雍周禮樂語之意義云

修明學政

大學士桂萼疏畧曰臣聞先王之教民也因天地之性
順人物之生分土授職統之于鄉州黨族閭里而導之
以孝友睦婣任恤教不出于畝畝而行不出于閭閻管
仲曰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昵其秀民之能爲士者
必足賴此之謂也漢書餘子遺入序室所謂餘子父在
則子餘兄在則弟餘故天下生員皆名子弟其職在入
孝出弟而所以教之者莫切於出作入息之期後世岐

教養之政而二之教者不知養養者不知教以致學校
之弊考德行不求之鄉黨談經之謬分司徒以屬之各
官故一登講堂永恥民事有父兄荷簞笠而子弟衣輕
裘見達官貴人踈然敬起見胼手胝足雖至親赧然媿
之是雖冠服士人言論道法而其孝友之實曾塗之人
不若矣此風俗之所以日下也乞 敕諭提督學校官
敦本抑末進農民之秀重居鄉之行凡入學生徒必求
子弟曾知稼穡有孝弟實行者取之每于考校後資訪
篤實父老如古所謂孝弟力田者量賞犒以風之設稽
行簿付之里老書其敬敏任恤條報其善行旌異之其
鄉行玷缺者選人不許入序歲貢舉不以應科而命府
州縣教官集諸生為會五日一會先將所欲講求經傳
手錄之錄畢即將本文諧協音韻圈點句讀會通章句
旨尋繹不得破碎擬題以壞經義苟有自得錄冊端商
之所作字務莊楷次將身所處倫理間事未盡分若所
遭不如意者務盡心商處如此將不出畎畝之中鄉庠
之內而駸駸然有復古之漸矣且夫人者天地之心也
人存其心則與天地為一一息不存則不與天地相似
失久不復則其遺禽獸不遠矣心何以有曰敬敬何以
入曰畏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日及爾游衍敢不

敬乎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畏也惟畏而後能敬
敬而後心存朋友交切嚴諸此至業舉文字士子所賴
以發身者固不待督責而自勸者矣然其業之也粗解
章句輒夾裂經傳擬題攝文競為浮華放誕之言以奪
有司之目是則雖名士人其設心與壟斷之徒何異志
苟進而已矣放心至此尚何望其讀書窮理以求見聖
賢之心法也哉必申學官務戒諸生一洗此習先閉門
靜坐整齊嚴肅然後以先儒讀書法取聖賢經書誦讀
而近思之體認深至程子曰如讀論孟將門人問處更
作已問將聖賢各處便作今日耳聞又云未讀時已倦
又義大畧既讀後自家見得又別但覺意味深長今生
徒知此味者或鮮矣近議者又以爲讀書無益傳註爲
贅正緣其始未知讀書之法未深於讀之味後有所得
懲之大過而不知此論一開必將至於尚清淡滅禮教
龔龔一世使天下貿貿焉無所執持而後已非所聞也
乃小學之教本古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春民
畢出在野冬畢入于邑餘子畢入序室學六甲五筭書
計之事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
養其身體固其壽命而堅強其血脉也故聲音以養其
耳采色以養其目降登疾徐以養其血脉今之教者嚴課

程急記誦以傷其魂強所不能若其思索以損其魄而
教與養胥病矣臣治縣時闢義倉之右廢寺隙地南北
數百步有餘建爲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後爲門
左右爲塾以篤實長老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序行道出
入每食時至日夕亦如之次爲習禮堂中繪陳祥道楊
復所撰禮圖曰童子禮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事父
母禮曰婦事舅姑禮曰祀先禮曰鄉射禮立師掌之諸
童子進學卽率見先生習升降拜揖坐立之節隨授一
圖指不辟圖令其通曉間令展習以辨雜服又次爲句
讀堂內榜管氏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一圖次以
弄經小學教之句讀令其粗熟仍爲講說大義約之
身又次爲書筭堂榜六書法每日止教一兩字卽以四
方上下自一至十若干支等名數授之又次爲聽樂堂
內置鼓鼗笙磬投壺詩章弓矢禮樂之器或教以鼓節
或教以歌詩或擊魯薛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魯薛鼓
之全以習射儀四堂遍而日亦且晡矣自聽樂堂復之
書筭以次至句讀至習禮皆畧復舊業復於門左右塾
以次序出如此則家無子弟之憂而子弟亦得養其德
性血脉養其耳目心志而非僻之于無自而入于以端
食_正之本而復古興理幸甚

選舉總敘

古之用人德行爲首才能次之虞朝載察亦有九德周
家賓興考其德行於才不肖屑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
得以等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
柄皆考之以里閭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
俾之入備王官以階清顯蓋其爲法雖有愧於古人德
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至於隋而州郡僚屬
皆命於銓曹縉紳發軔悉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
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沉之權自
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
取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於
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勘籍小吏而專校其資格於是
選賢舉能之意無復存者矣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
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濫者愈不可
澄汰亦獨何哉又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三代之時
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旣公而賢愚自判徃徃當
時士之被舉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
巧僞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爲取士之途銓選
爲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爲防閑檢柅之法至唐則以試
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日新月異

禮賓興賢能圖

大司徒

六樂防情

六藝

射御書數

三鄉

物

教

萬民

而

賓

興

之

六

行

禮

五

禮防偽

秀友

任恤

中和

知仁

羣吏以禮

三年大比

鄉

老

大

夫

書

之

賢

長

州

年

大

以

賢

大

夫

置

行

道

正

其

書

法

請

藝

道

行

德

其

書

法

請

民

屬

歲

正

師

旅

者

學

有

端

睦

弟

序

其

書

法

讀

民

屬

吉

胥

間

者

恤

任

敏

敬

其

書

法

讀

則

比

既

夫遂三歲大比

也

縣

之

里

之

教

郡

即

州

閭

能

也

即

與

主

事

畧

故

遂

止

於

興

與

此

一

主

事

耕

一

說

其

鄉

主

教

其

遂

其

主

事

其

遂

其

賓興賢能考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
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
射御書數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能鄉老及
夫鄉大夫帥其吏與衆賓以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
夫稱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
之

王制命鄉大夫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
之秀者而升之學曰升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升于鄉升
于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
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
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
之位定然後祿之

按三代盛時仕進有二道有由鄉學而進者有由國學
而進者鄉學則掌於鄉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國學則
掌于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馬由選士而爲造士是鄉
學所進者則用之爲鄉遂吏由俊士而爲造士是國學
所進者則進之于大樂正以三代鄉里選用之法而所
謂進士者蓋以其成材將進于朝以用之故耳後世取

士不復此制而亦進士名其原蓋出于此

漢文帝十五年詔諸侯王公鄉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

諫者賢良極諫科始此

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皮

續食令與計偕

元朔五年詔補博士弟子

漢制郡國舉士其目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第

也

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詔舉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災異舉士

之始漢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

明經之科始于此

後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法限年四十以

上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

限年之法始于此

魏陳郡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

隋始置進士科

唐制取士之科大要有三曰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

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

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

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

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武后天授元年策問貢士于洛陽殿

後世應舉策士之始

玄宗開元中令諸州貢舉省試下第願入學者聽

此第舉人

學之始

宋之科目有進士有明經諸科常選之外又有制科而進士得人爲盛神宗始罷諸科而分經義詩賦以取士神宗時王安石告其君曰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爲於世今欲進復古制則患無漸宜除去聲律對偶之文使學者專意經述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易詩書周禮禮記兼論語孟子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

此後世經

家之

朱熹作貢舉私議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制而無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

按朱熹之議雖未上聞而後世舉貢之法未有過焉者我

大祖于開國之初即詔天下曰自洪武三年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至十七年又命禮部頒行科舉程式凡

三年大比肆我

大宗脩五經四書大全易詩書如舊惟春秋則宗胡氏禮記則又加以陳澥集說焉 本朝試士之制雖不盡用朱氏分年之義然士各專一經經必兼四書一惟主於濂洛關閩之說以端其本又必使之兼明子史百家之言古今政務之要而以論策試之考其識見本末兼該文質得中實得朱氏之意於數百年之後真可行之千萬年而無弊矣

杜佑評曰夫人生有欲無君乃亂君不獨治故建庶官昔在唐虞皆訪於衆則舜舉八元八凱四岳之舉夔龍稷契益所用人之大略也降及三代擇於鄉序然後受任其制漸備秦漢之道雖不師古閭塾所推猶本乎行而郡國佐吏並自獎擢備嘗試劾乃登王朝內官有僚屬者亦得徵求後又暨於東漢初置選職推擇之制尚習前規左雄議以限年其時不敢謬舉所以二漢號爲多士魏晉設九品置中正益論關閣罕考行能選曹之任益爲崇重州郡之刺史太守內官之卿尹大夫咸吏部所署而辟召及鄉里之舉舊式不替永嘉之後天下幅裂衣三百餘祀方遂混同中間各承正號凡有九姓大抵不變魏晉之法皆亂多治少諒無足可稱夫文質相

矯有如循環教化所由興衰自魏三主俱好屬文晉宋齊梁風流彌扇體非典雅辭尚綺麗澆訛之弊極于隋世且三代以來憲章可舉惟稱漢室繼漢之盛莫若有唐惜乎當造之初承文弊之極可謂遇其時矣群公不議救弊以質而乃因習尚文風敎未純慮由於此緬觀往昔論選舉者無代無之或云官繁人困要省吏員或云等級太多患在速進或云守宰之職所擇殊輕或云以言取人不如求行是皆能知其失莫究所失之由何者按秦法惟農與戰始得入官漢有孝悌力田賢良方正之科及時令徵辟而常歲郡國率二十萬口貢止一人約計當時推薦天下纔過百數則考精擇審必獲品能自茲厥後轉益煩廣開元天寶之中一歲貢凡有數千而門資武功藝術胥吏衆名雜目百弁千途入爲仕者不可勝計比於漢代且增數千百倍安得不重設吏職多置等級遽立選限以抑之乎常情進趨共慕榮達升高自下由邇陟遐固宜驟立方至何暇淹留者績秦氏列郡四十兩漢郡國百餘大守入作公卿卽官出宰縣邑便宜從事閱畧其文無所可否責以成効寄委斯重酬獎亦崇今之剖符三百五十郡縣差降後爲八九邑之俊又不得有之事之利病不得專之八使十連舉

動谷稟地卑禮薄勢下任輕誠曰徒勞難階超擢容易而授理固然也始後魏崔亮爲吏部尚書無問愚賢以停解日月爲斷時沉滯者皆稱其能魏之失才實從亮始洎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欲權分罷州郡之僻廢鄉里之舉內外一命悉歸吏曹纔廁班列皆由執政則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縣之權罔究體國推誠代天理物之本意是故詮綜失叙受仕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掄材授職仰成吏曹以俄傾之周旋定材行之優劣求其無失不亦繆歟爾後有司尊賢之道先於文華辨論之方擇於書判靡然趨向其流猥雜所以閱經號爲倒拔徵詞同手射覆置循資之格立選數之制壓倒示其定限平配絕其踰涯或糊名考覈或一銓分掌苟齊其末不澄其源則吏部專總是作程之弊者文詞取士是審才之末者判又文詞之末也凡爲國之本資乎民氓民之利害繫手官政欲求其治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級欲少等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減名目俾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員始可以安黎庶矣誠宜斟酌治亂詳覽古今雜伏至公矯正前失或許辟召或令薦延舉有臧否論其誅賞課績以考之升黜以勵之拯斯初弊其効甚速寔爲大政可不務

乎

按杜氏所評大槩論後世吏治不古由選舉辟召之法
廢于魏而文華書判之例重于唐也欲精選擇在減名
目少等級而久其任是亦尚行不尚言之意則善矣豈
知本之論哉或謂學校之設須重明經時藝宜尚典雅
不專尚詞藻亦非本身之教也何也自古聖君賢相未
有不身先德行而能以德化人者也觀孔子教弟子入
孝出悌謹言行愛衆親仁行有餘方則以學文今之經
義不過學文一節其學校固所當重苟不復成周鄉三
物之教而欲賢能諄諄濟濟如三代隆盛也難矣哉噫
人才政體非二事也急先務者不在吏曹之選舉而在
學校之教養不在文體之淳雅而在行檢之修明其要
則又在司教化者以身先之

皇朝設科之制

聖祖開國之初即詔天下曰自洪武三年爲始特設科
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通今博古文質
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至十七年又
命禮部頒行科舉程式士各專一經經必兼四書一惟
主于瀛洛關閩之說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爲秋鄉試
辰戌丑未爲春會試其試士之制則先以經義以觀其

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取其中式登之鄉書即卿大夫之興禮也上之禮闈以俟廷對即大司馬之進士也

王文恪制科議

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群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淳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姑未暇論唐宋以來科目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為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則明經雖近實而士之拙朴者則為之謂之進士蓋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益于治也至宋王安石為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以掃前代之陋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王安石言初意臨學究為進士不意驅進士為學究蓋安石亦自憐之矣今科場雖兼文論而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為經義以為經義既通則策論可無俟乎習矣

丘文莊亦謂士子于策場所謂古今制度前代治蹟當時要務有不暇致力者甚至登科列亦或有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前代字書偏旁者真可嘆也已

近來頗尚論策而士習既成亦難倖變其教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廼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中者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遊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筆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精如餘經何日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以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士如此天下無餘才矣

古今廢科目議

古今以科目取士謂其可以得人也然科目豈足以得人哉其得人者偶然耳夫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謂其賢且才也而槩取之以科目科目之所憑準以進退取舍乎人者非他也乃在乎經義論策詔誥表判工與不工之間而已使是文也必賢且才者而後工焉則科目信足以得人矣然賢且才者未必皆能而不賢且才者未必皆不能也譬之欲求貞烈之女而限之以剪髮纓結之巧彼非貞烈者獨無是巧乎求千里之馬而限之以青黃赤白之色彼非千里者獨無是色乎故謂科目不足以得士其得士者偶然耳以此故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可其必博考前代選舉之法減進士科所舉

人數於是科外增置諸科不限多寡不拘年歲或藩臬
彙選或州縣保薦既舉之必試之試必各就其所屬以
博學弘詞經史淹貫精通書寫明習占候舉者禮部試
之以法比䟽通聽讞詳慎判斷決舉者刑部試之以
心計優長精通算法轉輸有法平準臬貨舉者戶部試
之以熟知險易通時胡語兵鈐精妙智勇兼全舉者兵
部試之以性行端潔堪爲師表素抱朴忠敢於直諫舉
者吏部必授以儒官署或使之待詔翰林及五鳳樓前
等處以試之試必限以二三年謬舉者重其罪如漢陳
湯家貧貧無節不爲州里所稱及元帝有詔舉茂才張
穀舉湯湯代選父死不葬喪司隸奏湯無循行穀選舉
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慶因賜謚曰繆侯如此庶乎
人不妄舉矣或曰以射擇士其果愈於今之科目乎觀
王制所載樂正周禮所載大司徒教士之法至矣備矣
而其間胥族師黨正卿大夫所以勸飭而風勵之者委
曲嚴密無少間隙可以容其奇衰淫放之行蓋其養之
深防之豫臨事而始以射觀之也夫豈全恃此以爲得
人之筌蹄哉若如康齋白沙人品殊絕自當從天順年
間人齎敕幣徵聘事例不可言試也

賓興總論

按古今取士之道大槩有三漢以前之取士也專倚行
誼如成周之鄉舉里選兩漢之辟舉孝廉諸科是也魏
晉以下之取士也尚專門地如中正九品之法是也隋
唐以來之取士也惟以文辭如明經進士制科諸是也
君子尚論其世而其得失之故可考而知矣我

國家始初取士與中間從來亦有三截之不同洪武初
年專用薦舉任人進士之科暫一行而復罷至洪武十
七年始行今科舉法與薦舉並行不悖至永樂宣德皆
然成化而後然專重進士之科而薦舉不復行矣

註云考之

國初令有司每歲薦舉賢良方正孝廉秀才及山林隱
逸之士共武三年詔開科舉六年詔科舉暫且停罷別
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以之十七年頒
行科舉成式凡三年一大比是年又令各布政司直隸
府州縣舉秀才人材必由鄉舉里選知州知縣等官會
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最著于州里之人先泛
鄭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書判方許進呈永樂初詔山
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有司詢訪以禮敦請赴京量才
推用宣德中詔各處有文學才行出眾賢良方正之士
令所在有司保舉起京選用景泰中詔各處有文學才
行堪受職任之士隱于民間者許在官四品以上官在
巡撫巡按方面并各府州縣正官指陳實跡薦舉赴京
考用所舉之人役 粵稽載籍成周以鄉三物教萬民而
賓興之一曰智仁聖義中和取其德也二曰孝友睦婣
任恤取其行也三曰禮樂射御書數取其才藝也文辭
勿興也兩漢取士則郡國有孝廉之察有賢良方正之
舉公卿得自召補掾史州郡則得自辟用僚屬亦無非

取其行義取其才能猶未以文辭為重也是以當時士
 修于家而聘召自至士不孜孜於求用而人之好德自
 不能舍之布列在位濟濟多賢雖至於東漢桓靈之衰
 而一時人才風俗之美雖成周過是也尚賢興行其效
 豈小小也哉魏晉而降中正九品之法雖未免蕪尚門
 地然猶以德行為目而舉辟召之良法亦未嘗不行乎
 其間非如隋唐以來專尚文辭世道一變遂一日之長
 而易終身之富貴甚至以一辭之工而遂終身之官爵
 有如呂東萊葉小心的所議者而古者尚賢興行之意
 無復存矣嗚呼古之人修其大爵而人爵從至後之人
 乃修其空文以邀人爵而惟恐其不至漢晉之士皆席
 珍待舉於上至微書踵門聘幣交至而猶有不至者後
 世及後牒自舉躁競汲汲而惟恐人之或我遺何古今
 相懸如是耶嘗觀昔人之議矣唐刺史趙臣曰漢朝辟
 舉用人天下之士脩身於家而辟於書交至以此士務
 名節風俗用脩本朝選舉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
 益訛進士詞賦務求巧麗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爭
 第急切險薄成俗文獻通考劉曉疏曰今銓曹以書判為將
 人禮部取士以文章為甲乙放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
 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

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

通鑑綱目

朱子曰今之爲法教之

之詳取之之審反覆澄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

用之空言如之何其可也

性理大全

項安世曰科舉之法此

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舉天下之人

才一限於科目之內入是科者雖構杌饕餮必官之出

是科官雖周公孔子必棄之習之既久上不以爲疑下

不以爲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舍則上諮縮而不安下

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復議矣不論

伊傳周召如何使諸葛亮王猛處此必當自出意度則

作爐鞴以陶鑄天下之人物以收拾天下之才智決不

矻矻受此纏縛也嗚呼科舉之法之弊觀數子之言思

過半矣我太祖起自淮濠定鼎金陵平一天下致太

平凡所任用輔佐之臣無非薦舉辟召如宋濂劉基章

溢葉琛則胡大海所薦也王禕正大錫則文忠所薦也

其餘彬彬輩出卓然爲開國名臣者不可枚舉縷數也

洪武中治定功成然後始行今科舉法每科所取不過

數十人而正與薦辟之士同登並用下至正統景泰間

猶如故也以故楊文貞以白衣薦舉歷編修而入內閣

吳思菴以儒醫薦歷御史以至都憲况鐘以吏才薦舉

仕至蘇州知府並爲一時名臣他可知矣自後進士之

科目重薦舉之途漸湮至天順初吳康齋之一薦遂爲
朝陽鳴鳳舉世譏訝而康齋亦不敢安於其位薦舉之
事自後絕響自是舉天下之人不一限於科自誠有如
昔人之所議謂入科者雖構杭饗餐必官出是科者雖
周孔亦棄共知其弊而其心守之茲言猶切中於今日
矣嗚呼薦辟任人其爲效如彼故科舉取士其爲弊如
此然後世乃不由彼而由此共知其弊而其心守之者
夫豈果古今之異宜而古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哉
使古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我 聖祖不由之以平一
天下身致太平夫今欲興化致治而用人不法

聖祖是猶却行以求及前人也易曰正其本萬事理今
每歲按點會酷中外不下數百員每次考察所至動至
數千員法網嚴矣然而會試之風竟不聞少止而民坐
日見凋瘵者凡以致理之未得其本也致治以賢才爲
本求才以興薦舉孝爲本而空言求矣經曰居家理故
治可移於官傳曰求忠臣孝子之門此探本之論也李
克曰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此察薦之方也修
之於家而壞之于天子之庭理無是也虞書曰靜言庸
違孔子曰有言者不必有德又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
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聖人之知言

之不可以取人也是故發爲此言以警世也或曰人心
不古審欲舉行而畧文則恐教天下相率以矯行立名
干譽如蘇軾所謂止以孝取人則勇者割服怯者廬墓
以廉取人則幣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
無而不至況於司薦舉者文或不能無徇私之弊乎此
近世所以憂德行而寧取其文合薦辟而從事科舉也
子寧不是之思耶曰是固然矣不曰求士於三代之上
州恐其好名耶好名而矯強爲善不愈於不好名而安
肆爲惡耶語曰上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如使天下之
人皆慕孝之名而相率矯行以爲孝皆慕廉之美而相
率矯行以趨廉斯固庶幾於比屋可封之俗而可少乎
管人有言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名固有國者
之所以厲世磨鈍立其的而示之趨也而何憚于矯行
而何憚于好名而又何疑于干譽也哉其間萬一有僞
行以欺人家脩而庭壞與夫徇私而謬舉者則自當彰
國法以當之嚴舉連坐之法以罪之孰敢不畏豈可因
噎而廢食因蹶而廢走逆詐臆不信而廢先王制致治
之良法哉大抵薦辟取士與科舉取士究極而論之雖
皆不能以無弊然薦辟之取士也擇而後用科舉之取
士也用而後擇擇而後用縱使失之亦不過十之一二

而得人已八九觀文獻通考所載兩漢孝廉與夫我
國初所用薦舉之士類多名臣可徵矣蓋尚賢好德人
之秉彜果能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而四時
則天下皆爭自濯磨砥礪舉人者必求無負知之名舉
於人者必求無負於舉主知百僚師師誰肯自甘私僞
以干德于明時取譏諂于君子也哉科舉之法宋太宗
有言曰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足爲致治之具
矣此亦已知其不足以盡得人用而後擇庶幾致望於
什一耳觀於今日則又有不然者今制進士舉人授職
之後隨有三年五年之考察有科道撫按之糾劾考察
糾劾數過而士無不以不職被譴黜者其間完名全節
以禮歸休者寥寥僅見矣况敢望致治之具於什一乎
其始也進之輕其終也退之輕孰若進行義而舉之擇
孝廉而舉用之慎選之于未用之先信任之于既用之
後而使宗社生靈蒙福也楊龜山氏曰三代兩漢人物
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
也謂宜別立一科稍放三代兩漢取士觀人之法舉經
明行脩之士至於拔牒乞試糊名謄錄之類非古制者
一切罷之待遇恩數居詞科之士庶使學者尊經術敦
行義人人篤于自脩則人才不盛風俗不美者未之有

也愚謂敦舉行義有四效善莫大焉民興于行而風俗
美一也風俗美而賢衆而政事治二也政事治而民生
安三也民生安而國家安四也信能行此三十年不變
其效將至世變風移太平有象矣註云孔子舜有天下
選於衆舉臯陶不仁
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司馬溫
公論東漢風化謂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
經明行脩之人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其忠厚清脩
之士豈惟取重於縉紳亦見慕於衆庶愚自汗穢之人
豈惟不容于朝廷亦見惡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
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此二者以謂世變風移太平
有象所患者與今日世情竿瑟時勢難行耳歐陽永叔
云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子不怒則笑之矣

舉士之興莫詳於周間胥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書其
孝弟睦姻有學者州長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三歲大
比鄉大夫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獻其書於王
至諸侯貢士有一適再適三適之賞不適有黜爵削地
之罰誠若是後世虛譽浮文之士焉得誣哉自漢以來
舉士之目益盛而閭族州鄉之察則疎矣若九品中正
義當可據而弊亦隨之豈古今人俗之不相及耶

選舉總論

人材爲世重顧其致殊欵則其用殊應古鄉三物造士
後世專倚於文故古聘而徵之而今投牒以自附其治
效不古若不宜然哉頃安世有謂科舉之法今日不可

誰何之法也人才一限於科目人是科者雖擣杵饜餐
必官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習之久上不以為疑
下不以為怨一出此為取舍則上艱施而不安下睥睨
而不服其知其弊而其心守之不敢復議豈惟伊傳周
召雖諸亮王猛必別作爐鞴以計陶鎔不矻矻受此纏
縛嗟乎不濟用而為政圖寧窮而變顧勢之所使亦天
理之不終泯其每不悟於治世何歟朱晦庵曰今取士
之法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覆澄汰至於再三而其具
不越乎無用之空言如之何其可也國初薦舉賢良方
正孝廉秀才及山林隱逸洪武三年開科六年罷復令
府司必本德行次文藝十七年頒行科舉成式又令各
處舉秀才人材必由鄉舉里選訪求德行聲名之大求
樂於詔山林德逸懷才抱德之士有司教請赴京宣德
中詔各處有文學才行出眾賢良方正之士有司保舉
赴京景泰中詔各處有文學才行堪受職任之士在京
四品以上官在外撫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指陳實迹
薦舉赴京後以漸士與舉皆不能無疑是以宿款難易
今疑未及士而先疑於舉者天下之私勝也故莫先於
正俗以養士今日之士正則他日之舉可免於疑若天
下競相疑無時而已予烏乎不深疑之

按國祔科貢未行亦一藝咸得收錄雖老人稅片亦得上觀
天顏視其可用即受以官受官者亦莫敢負其職負職者不存重罰科貢之法精檢覆試而後用之願往者負其職何哉言非虛辭無本之弊乎

圖書編卷之一百單八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編

四禮總叙

冠婚喪祭有家日用乃古意無復有存亦不可不亟講者夫人生一冠一婚耳三加之儀古非難行也而何以必違古論財之道夷虜自始也而何以必從夷人生一父一祖耳喪易寧戚而宴賓議佛暴親擇兆易亦難言祭享惟誠而木棲無地豆薦不供享寧克舉其溢也繡牆培服其愚也尚鬼信巫其忍也水火親骸兒女之溺俗流至此可爲寒心故謂宜倣朱子家禮及丘文莊

行禮序列

藏祧主及
先世文籍

龕

高祖考 高祖妣

卓長

龕

曾祖考 曾祖妣

卓長

門

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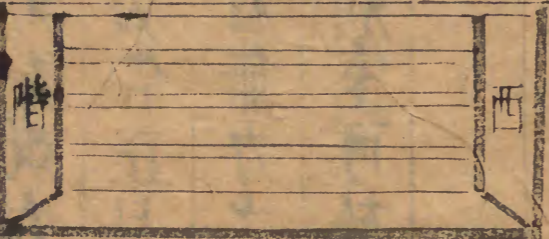
門

卓

香

火爐 卓子 白無單

主婦侑



者長之婦衆

主婦女孫女

姑侍位

婢妾以或者事執女

祠一堂一位式

藏祭器所一門

龕

考妣

卓長

龕

祖考 祖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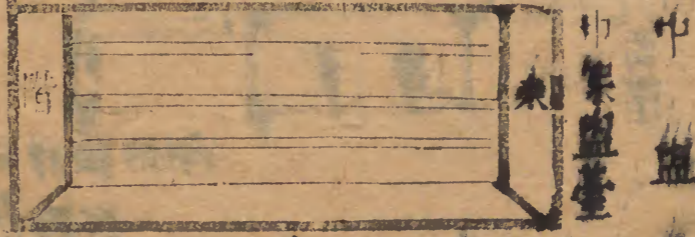
卓長

門

門

主人侑

東階以西為上



主人子孫

衆男之長者

男執事者或以兼存

祠堂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高祖考妣居左曾祖考妣居右祖考妣居次左考妣居次右祖考妣皆南向考左妣右置田祭具祭器主人展謁于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旦冬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右無力之家只擇明潔空室一間以奉四世神主再無別室可於別寢堂正間視之

伊川云古者庶人祭于寢士大夫祭于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今文公先生乃曰祠堂者蓋以伊川先生謂祭時不可用影故改影堂曰祠堂云○本註云凡屋之偏不問何向背但以前為南後為北左為東右為西○小祭時亦可只就其處大祭祀則請出神主或堂或廳

祭之

小祭如節祀之類大祭如四時及正旦之類

聖祖定制

洪武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欽准庶人祭三代曾祖考○洪武三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欽奉

吉意頒降祝文祭高曾祖考

祭初代

按不祭高祖如何程子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服既如此祭視亦須如此

四代不可僭祭

按繼曾祖之小宗則不敢祭高祖而虛其西龕一繼祖之小宗則不敢祭曾祖而虛其西龕二繼禰之小宗則不敢祭祖而虛其西龕三非嫡長則不敢祭其父必大宗及繼高祖之小宗然後得祭四代其餘祭之爲僭

祔位

謂旁親無後及卑幼先亡者王橫祭饌並同正位

按伯叔祖父母祔于高祖伯叔父母祔于曾祖妻若兄弟若兄弟之妻祔于祖子姪祔于父皆西向列于東邊乃孫祔祖龕也姪之父自立祠堂則遷而從之

或問何謂旁親曰中庸或問云自吾父祖曾高謂之正統其伯叔曾高伯叔父祖孺子昆弟皆爲旁親又問旁親有後者如何曰按本註云其子孫自祀之則此不祔伊川云曾祖兄弟無主者不祭

殤

謂卑幼先亡者男衆女嫁皆不爲殤

程子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其祭終兄弟之身之孫此皆以義起者也

按八歲至十一爲下殤其祭終父母之身十二至十五

爲中殤其祭終兄弟之身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其祭終
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其祭終兄弟之孫之身
不滿八歲爲無服殤不祭

或問祔位四時祭于正寢則祔東序或兩序相向南男
向東女向西坐以就裏爲大祠堂內則孫祔祖龕若孫
死而祖在則祔何處曰按禮記祔于曾祖龕妻死夫之
祖母在亦然

庶母

春秋傳曰於
子祭於孫止

按程子曰庶母主不可入祠堂其子當祀于私室主禩
之制則一

或問嫡母無子庶母有子爲後 主得入祠堂否曰喪

服小記云妾祔于祖之妾祖無妾則間曾祖而祔高祖

之妾若高祖又無妾當易牲而祔之女君

謂嫡室 可也 易牲

如祖爲大夫孫爲士孫死祔祖則用大夫牲士牲卑不
可祭於尊者也○謂妾牲卑不可祭於嫡室乃易牲

俗節獻以時食

按俗節則獻以時食如端午角黍凡鄉俗所尚者薦以
大盤間以蔬果只就祠堂每位用脯醢二味酒止一上
斟一盃朱子曰但七月十五日用浮屠設素饌祭其不
用

從俗祭儀

或問家禮告事止用酒果近世冠婚等事皆尚宴樂若據之廢祭而生者則隨俗飲宴自如於心安否曰按節祠條朱子答張南軒曰今人重俗是日必宴樂不能不思祖考以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人情之不能已者以此推之今既於冠禮等事不能廢宴樂其能忽然於祖宗止以酒果告而無祭禮哉當如時祭之儀可也

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向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陽明子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于北牖稷之遷主列于南牖皆統于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向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向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今當如何曰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會祖禰東西分列庶幾稍降而弗正對似于人心爲安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禰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于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于也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祖宗之行宜何如禰陽明子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會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

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爲之置後無後者解矣
後世人有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嗣者古所謂無後皆
殤子之類耳祭法三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
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而適士及庶人祭子二止
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
義起之雖及第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伯魯祖
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爲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
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也以問于某某曰不祀二三十
年矣而追爲之嗣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
宗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
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于義亦可也

朱子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
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
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爲得祭祀之本意
禮家言大夫有事者於其君子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爲
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但于祫之制它有可考耳
按自天子以至于士五服之制則同而祭祀止及其立
廟之親則大夫不祭其高曾士不祭其祖非人情也程
子以爲有服者皆不可不祭其說當矣愚又嘗攷之禮
經參以諸儒注疏之說然後知古今異義禮緣人情固

當隨時爲之損益不可膠於一說也人徒見適士一廟
官師一廟以爲所及者狹不足以伸孝子慈孫追遠之
心也然古人之制則雖諸侯大夫固有拘於禮而不得
祀其祖考者矣何也鄭氏注諸侯五廟云太祖始封之
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疏曰凡始封之君謂王
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
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注大夫三廟云大夫太祖別子
始爵者然則諸侯始封之太祖如鄭桓公友是也鄭桓
公以周厲王少子而始封於鄭既爲諸侯可以立五廟
矣然其考則厲王祖則夷王曾祖則懿王高祖則共王

五世祖則穆王自穆至厲皆天子也諸侯不敢禮天子
則此五王之廟不當立於鄭此所謂此君之身全無廟
也必俟桓公之子然後可立一廟以祀桓公爲太祖桓
公之孫然後可立二廟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五世之後
而鄭國之五廟始備也大夫始爵之太祖則魯季友是
也季友爲魯桓公之別子季爲大夫可以立三廟矣然
其考則桓公其祖則惠公其曾祖則孝公自以孝至桓
皆諸侯也大夫不敢祖諸侯則此三公之廟不當立於
季氏之家所謂別子亦全無廟也必俟季友之子然後
可立一廟以祀季友爲太祖季友之孫然後可立二廟

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三世之後而季氏之三廟始備也
蓋諸侯大夫雖有五廟三廟之制然方其始爲諸侯大
夫也苟非其襲數世則亦不能備此五廟三廟之禮至
於士庶人則古者因生賜姓受姓之後甫其一傳卽有
嫡有庶嫡宗子也庶支子也禮云支子不祭祭必告于
宗子又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蓋謂非大宗則不得祭
別子之爲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生之
祖禰也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尊卑有分而不
亂親疎有別而不貳其法甚備而猶嚴於廟祀之際故
諸侯雖曰五廟而五世之內有爲天子者則不可立大
夫雖曰三廟而三世之內有爲諸侯則不可立適士二
廟官師一廟庶人祭於寢然苟非宗子則亦不可祭於
其家必獻牲於宗子之家然後舉私祭凡爲是者蓋思
上僭而不敢祭非薄其親而不祭也然諸侯不敢祖天
子而天子之爲祖者自有天子祭之大夫不敢祖諸侯
而諸侯爲之祖者自有諸侯祭之支子不敢祭大宗而
大宗之爲祖禰者自有宗子祭之蓋已雖拘於禮而不
得祭而祖考之祭則元末嘗廢適士官師雖止於二廟
一廟而祖禰以上則自有司其祭者此古人之制也後
世大宗小宗之法既亡別子繼別之序已紊未嘗專有

宗子以主祀事其入仕者又多崛起單寒非時王之支庶不得以不敢祖天子諸侯之說為諉也乃執大夫二廟適士三廟之制而所祭不及祖禰之上是不以學士大自處而恭敬之心薄矣焉得為禮乎故曰古今異宜禮終人情當隨時為之損益不可膠於一說也

或曰此為國中公族之世祿者言也若庶姓之來自它國而為諸侯大夫者則如之何愚曰古未有無宗者庶姓有庶姓之宗它國有它國之宗而宗子之制則一也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之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姓祭於宗子之家又問曰宗子法在它國庶

子無爵而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塋墓而為壇以祭

此二條正為起自匹庶與來自它國者言若太公東海人而仕周為諸侯孔子宋公而仕魯為大夫之類是也注疏謂異姓始封為諸侯者及非別子而始爵為大夫

者如他國之臣初來為大夫本身即得立五廟三廟蓋以其非天子

諸侯之子孫上無所拘礙故當代即可依禮制立廟然以曾子問宗子為士一條及參以內則中所謂不敢以富貴加於宗子之說則知崛起為諸侯大夫者若身是支庶亦合尊其宗子不敢盡如禮制也

宗廟昭穆考

昭穆之昭謂其向明也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官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官外爲都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之南向各有門空寢室而墻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王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于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祔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于此者皆列于北墻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于此者皆列于南墻下而北向南向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家禮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遷

昭者不動此所以耐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
以爲序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則
自其始耐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爲文之昭邠
晉應韓爲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
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
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爲尊而右爲卑矣今乃
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友爲尊而
左反爲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
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都官則昭常在
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
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禘而會一
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也毀未毀之主又卑陳而
無所易唯四時之禘不陳毀廢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
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
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曰然
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擔可也改
塗可也說者以爲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
去之也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
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可有言然
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

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
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
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
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
爲太祖而組紆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
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也至成王時
則組紆祧王季遷而武王祧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
遷而成王祧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祧自
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
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矣至
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祧而爲六廟矣至
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
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祧而爲七廟
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
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
克商則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
前述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
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曰然則諸
儒與劉歆之說最爲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
其或然也曰祖公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爲如此

則是爲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
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文明而功德有
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秦政之
惡夫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爲過矣且程子晚
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爲百世不遷之
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
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曰然則大夫士之制奈
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
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
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
已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於我朝而後都宮
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之變
不惟窮鄉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
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
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
能私議而竊歎之然於前世之譏孝惠之飾非素叔孫
通之舞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惟有
正其罪者於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
爲陋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
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抑嘗觀於陸佃而知神祖嘗

有意于此矣然而史籍未記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
三代帝王之盛耶

宗法總叙

人君欲教民和親其道必始於宗族故欲復古之小宗
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有大宗有小宗禮曰別子
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
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
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
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
其父而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
廟之爲數降殺以兩而其志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得爲者矣諸侯之
黜室斷壘大夫有不得爲矣大夫之倉楹斷桶士又不
得爲矣曷爲而不降哉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於
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
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事生事存之心
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爲同堂
異室而以西爲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爲
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爲一處雖其
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

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爲益損之私遺
昭藏主於光列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
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
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
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故乃梏於漢明非禮之
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爲一室則深廣之
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爲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
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尊是皆無
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爲虛文矣
宗廟之禮既爲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
已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於我朝而後都宮
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之變
不惟窮鄉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
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
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
能私議而竊歎之然於前世之譏孝惠之飾非素叔孫
通之舞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惟有
正其罪者於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
爲陋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
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抑嘗觀於陸佃而知神祖嘗

有意于此矣然而史籍未記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
三代帝王之盛耶

宗法總叙

人君欲教民和親其道必始於宗族故欲復古之小宗
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有大宗有小宗禮曰別子
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
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
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
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
其父而使其嫡子後之則禰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

宗子死則爲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
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
其嫡子爲後別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
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大
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
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
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
之道嫡子旣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
宗其法止于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無世卿大宗
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心者有小宗

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

宗法考證

大宗則一小宗則四承大宗者身繼五宗禰之次子身繼四宗有大宗則事五宗禰謂父

也大宗別子為祖

別子者謂諸侯嫡子之弟別于正繼適也為祖者別與後世為始祖也繼

別為宗

謂別子之適長子繼別子與族人為百世不遷之宗也

繼禰者為小宗

子之次子以其長子繼也為

有五世則遷之宗

繼禰之小宗則

同父兄弟宗之繼祖之小宗則堂兄弟宗之繼曾祖之

之至于四從則親屬盡絕所謂

五世則遷者也是之謂小宗

始祖始有封爵及始遷

者為始祖長子繼之子孫世世為大宗統族人主始祖

墓祭百世不遷

高祖傳至玄孫為繼高祖小宗統三從兄弟主高祖廟

祭至其子五世則遷

曾祖傳至曾孫為繼曾祖小宗統再從兄弟主曾祖廟

祭至其孫五世則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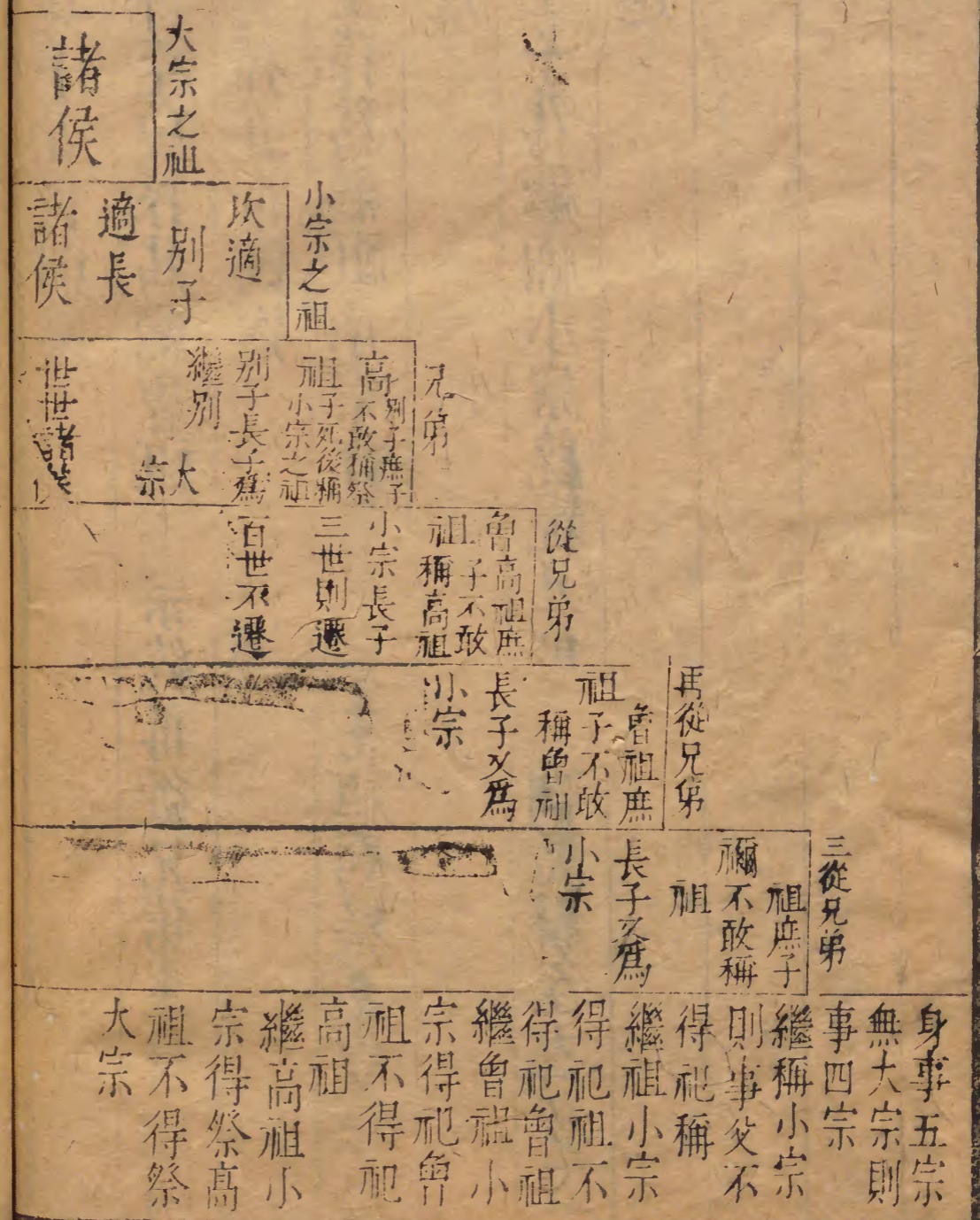
祖傳至孫為繼祖小宗統從兄弟主祖廟祭至曾孫五

世則遷

禰所生子為繼禰小宗統親兄弟主禰廟祭至玄孫五

世則遷

大 宗 小 宗 圖 位



大宗子

按諸侯適長為世子繼諸侯正統其次適為別子別子所生之長子乃大宗子今法長子死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宗子法立則用長子之子

小宗子

按別子之庶子所生之長子乃小宗子也或問如何謂之別子曰別子諸侯之弟別於正適也不得稱其父又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故死後別子孫立此別子為始祖所謂別子為祖即太宗之祖讀為分別之別

或問小宗欲立祠堂止立當祭之龕都是四龕俱立曰
按本註四龕俱立若世數未滿且虛其不當祭之龕待
他日世數滿然後遍祭四代

宗法考

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
是明譜係收世族立宗子法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
以至流傳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食又曰今無宗子故
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既重本則
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
知本也

五世或繼祖者與同堂兄弟為宗至曾孫五世或繼祖
者與親兄弟為宗至玄孫五世皆自小宗之祖以降而
言也魯季友乃桓公別子所自出故為一族之大宗滕
文之昭武王為天子以自則周公為長故滕文謂魯為
宗國又有有大宗而無小宗者皆適則不立小宗也又
有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無適則不立小宗也今法長子
死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若宗子法立則用長子之
子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圖書編卷之一百四十九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編

冠禮叙

嘗讀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
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
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
和而後禮義立此所以冠為禮之始也此所以責之以
成人之禮而古者聖王之重冠也後世各循其俗此禮
不講也久矣方其冠也不知去爾幼儀責之以成人之
禮及其長也猶若童穉不能率循夫成人之道故容體

不正顏色不齊辭令不順而身既不能脩君臣不正父子不親長幼不和而論又不能盡人之所以為人顧如是哉究其所以由冠禮不行故人皆昧焉而莫之覺也噫冠禮之係於人其重者如此人孰不以成人望子弟也顧於冠禮而忽之哉

國朝會典

有品官冠禮士庶冠禮品官三加則緇布冠進賢冠爵升服稱之士庶三加巾帽幘頭服稱之品官從古禮士庶從近禮繁簡稍不同焉

長子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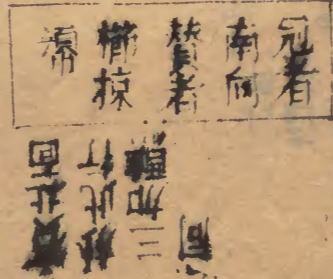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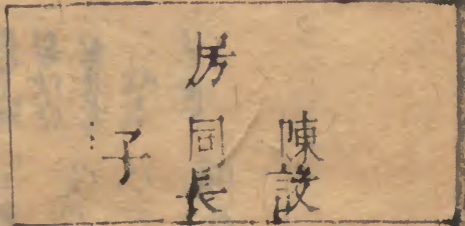


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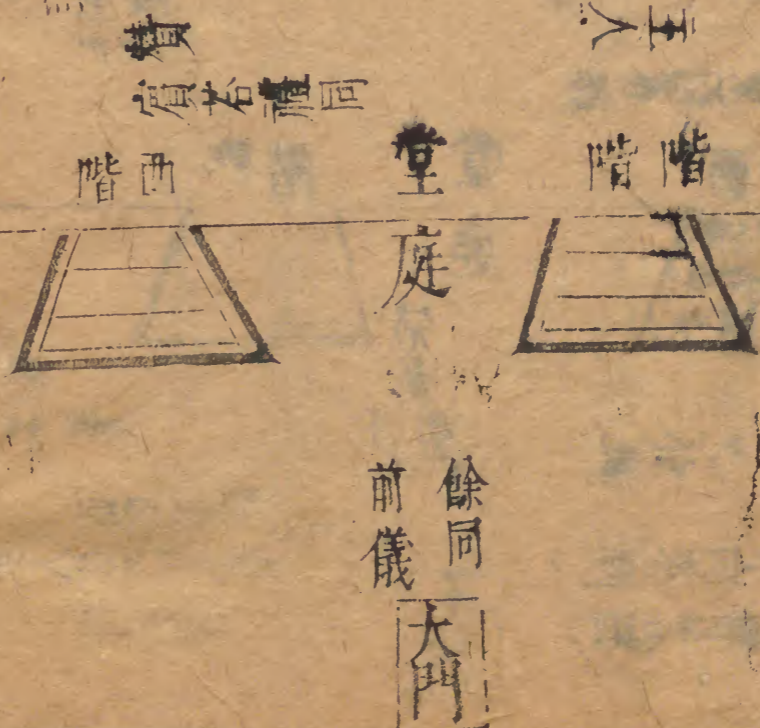
子

冠

圖



衆子冠位冠畢行醮
禮仍舊居受酒同



冠禮

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身
父母無期功以上喪始可行之

前期三日主人告于祠堂

主人以宗子或
父若兄爲之

就位 參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後做言四
拜者做此 行獻禮盥洗

酌酒

詣香案前

焚香

疏

三獻酒

讀祝文

云維年月日嗣孫某敢昭告于某某祖考妣尊曰某之
子某年漸長成將以某日加冠于其首謹以酒菓用伸
虔告 俯伏興平身 復位 辭神四拜平身 焚祝文
謹告

禮畢

戒賓

前一日或二日主人自詣其家隨
意致詞請之遠則遣子弟致書

書式

某頓首拜
啓某號大

人門下某有子某某或第某年及成人將以某月某日
加冠于其首求所以教之者惟公齒尊仁里德重鄉評
至日儻蒙不棄寵臨而惠教之則某之父子感荷
無既矣未及恭詣門下伏希昭亮不宣某再拜

復書式

某無似伏承不棄召為冠賓深恐不克共事
躬造餘容固既不宜某再拜復
至日主人晨具速東遣人迎之

厥明夙興

陳設

冠者居于東北隅無房以帷隔之房
內陳當用衣服網巾梳匣于卓東北
上又設酒盞桌于右長子設冠帶于昨階少東西向賓
西階少西東向設席于西北隅南向設三加冠巾各
盛以盤覆以帕用卓于陳西階下設洗盆帨巾于東階
下又設便室一處為賓次而無階級以石灰畫而分之

主人以下序立

主人盛服立東階下少東西向子弟親
戚童僕重行在後北上賓立門外東向

賓入之主
人前曰

賓至

請迎賓

主人出門舉手
見賓主東賓西

揖平身主人

揖賓請行

主人舉手揖遜請
賓入門分庭而行

肅賓

至中門主人
舉手率賓

請升階

至階主人舉手揖
賓請升凡三次

賓主各就位

主人由東階升即東席
西向立賓由西階升即

西席東
向立

鞠躬再拜興平身

行始加冠禮

將冠者出房

南向
席立

賓揖將冠者即席

賓舉手揖之
將冠者即席 賓盥

洗

賓降階主人
從之賓洗畢

復位

主人揖賓升
供復初位

執事者以始加冠進

以盤子盛冠進
至階即小帽也

賓降階一等受冠諸將冠者前

賓向將
冠者立

將冠者跪

祝辭

賓祝曰吉月今日始加元服
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跪加冠

以冠加將
冠者之首

復位

冠者興

賓揖冠者適房易

服

賓舉手揖之冠者入房
解童子服服深衣畢

行再加冠禮

冠者出房

賓揖冠者即席

執事者以再加冠進

即

也 賓降階二等受冠

諸冠者前冠者跪

祝辭 賓祝曰吉

月令辰乃申爾服謹爾威儀叔
慎爾德眉壽永年享受胡福
徹帽以助加冠付跪加

冠賓跪與賓起復位
冠者與賓揖冠者適房易服釋深衣易

時樣色
服畢

行三加冠禮

冠者出房 賓揖冠者即席 執事者以三加冠進即

也 賓降階三等受冠 詣冠者前 冠者跪 祝辭祝

日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
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徹巾 跪加冠

與 復位 冠者與 賓揖冠者適房易襪衫皂纒

加公服無官者
纒施隨宜

行黜禮

冠者出房南向 賓揖冠者就黜席賓舉手揖冠者 執事

者酌酒 賓詣黜席前北向 受酒受執事所酌之酒 祝黜賓祝曰

清嘉薦令房拜受祭之以定
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冠者升席受酒受而 賓復

位東向 冠者跪 祭酒傾酒少 飲醮酒 興 降席授

盞授盞授 冠者拜賓南向 鞠躬再拜 興平身賓東向

拜贊者冠者略側身 鞠躬再拜興平身贊者立賓左東

行命字禮

賓主俱降階賓降階東向主 冠者降階冠者降自西 命

字賓祝曰吉月令且禮儀既備昭告爾字字曰某甫益

敢不夙 鞠躬再拜興平身冠者拜禮畢

賓出就次

賓請退主人請禮賓賓乃出就別所

主人以冠者

見祠堂

陳設如常儀冠者暫立于階下之東主人先行禮

主人

就位

參神鞠躬四拜平身盥洗

主人及各執事皆洗訖

執事者

酌酒

詣香案前

焚香

跪

三獻酒

讀祝文

禮

儀三百莫重于冠某之長次子某今日冠畢用敢率俯見伏惟鑒格俯垂庇祐俾之成人弗墜先志謹告

伏興平身

復位

冠者就位

鞠躬四拜興平身

焚祝文

禮畢

冠者見父母長上

父母堂中南面坐餘親依次坐于東

西序冠者拜父母父母為之起同居有尊長則父母以冠者請其室拜之尊長為之起遷就同西序每列皆再

拜應答

乃禮賓

主人以酒饌延賓及饋贊者酬之以幣而拜謝之親戚有來觀禮者亦再

拜者

冠者遂出見於鄉先生及父之執友

冠者拜先生執友皆答拜

冠用時服

按程子曰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却
是僞也必須用時之服

士冠禮考

儀禮曰男子至十五二十皆可冠必無期功以上喪始
可行之前期一日主人告于祠堂 前三日筮賓 前
一日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贊冠者一人亦如之
贊者請期宰告曰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 厥明陳冠
服主人以下序立賓至主人迎入升堂再拜主人見贊
者揖與賓揖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

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擯者布筵將冠者采衣

童子紒紒結髮也出房南面賓揖將冠者即筵坐坐即贊者今跪

坐櫓設纒纒一副表大足冠者適房服深衣納履出

房南面主人曰其有子其將加巾於其首願吾子之教

之也賓對曰其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

曰其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其敢

不從賓揖冠者即筵始加緇布冠設筭祝曰令月吉日

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賓

揖冠者適房易服服皂衫革帶繫鞋賓揖冠者即筵再

加角巾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

眉壽萬年未受胡福賓揖冠者適房易服服襦衫納靴

三加儒巾或幘頭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威加爾服

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賓揖冠者適

房徹櫓設醴筵於戶西南面冠者出房賓揖冠者就筵

賓受醴祝辭曰其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

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筵四拜受解賓東面答拜

薦脯醢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

筵末坐啐醴賓醢曰旨酒既清嘉薦宜時始加元服兄

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冠者降筵奠觶拜賓答拜

贊者酌醴賓受醴揖冠者授醴再醢曰旨酒既清嘉薦

贊者酌醴賓受醴揖冠者授醴再醢曰旨酒既清嘉薦

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加爵承天之祐冠者降
筵奠解于薦東拜賓若禮贊者復酌醴賓受醴揖冠者
授醴三醴曰旨酒令芳邊豆有楚咸加爾服殺升折俎
承天之慶授福無疆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
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
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未受保之
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冠者再拜賓若拜主人醴
賓以一獻之禮賓就次冠者見于祠堂次父母次兄弟
姑姊妹退出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主人酬賓束帛儷皮
贊者皆與贊者冠爲介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記曰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
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醴於客位三加
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
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
摯於右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王以成人也成人之
者將貴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
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
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可以
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按夫冠者成人之
禮嘉事之重者也古人慎之近世視爲迂濶寢廢不行

禮記卷之九
卷一百四十九
八
糠粃典訓土苴禮經宜古道之難復也至于垂髻總角
本童穉之常顧乃突着巾帽宛若成人體貌儒生韋布
之微宜服飾朴雅輒侈用金梁冠制上埒達官記曰君
子耻有其服而無其容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盍思
之

婚禮叙

婚禮合二姓之好上以祀宗廟下以繼後世故君子重
之奈何世俗不察婿婦之性行止以財幣爲重輕其往
嫁也侈厚其資乘其納婦也靡麗於宴饗凡婚禮親迎
奠鴈廟見之儀一切棄之而不講而古人夷虜之誥曰
婢之譏其冒之而不知愧也俗之澆薄至此良可慨哉
昏義謂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
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今婚禮之廢也久矣望
其君臣父子夫婦之盡道也不亦難哉况財多者習於
奢識卑者溺於俗欲復古禮不無望於知禮之君子云
洪武五年 詔定官民婚禮禮部議納采問名納吉納
徵請期親迎議物自公侯品官一品至九品各有等差
納采問名總一禮庶人納采問名納吉總一禮五品以
下不行請期禮

大明令

圖書編

卷一百一十九

九

凡民間婚娶並依文公家禮

父醮子圖 父醮女圖

父 母

父 母

酒 卓

命于醮

跪于醮

子北向

酒 卓

酒 卓

于醮

命于醮

跪于醮

女北向

圖書編

卷一百一十九

九

曲從媒議諾以其親長以令愛配室僕之長次某茲卜某日良吉用脩納采之敬以定百年之盟所有菲儀具如別楮伏惟親慈 夙興奉書告祠堂 如告冠儀但祝文

之嗣某之子某議擇某處某親之女為配 遣使者奉書 云禮重婚姻萬世

如文氏 女氏主人出見使者以禮 主人乃奉書告祠堂 接待啜茶畢使者出就次

如婿家儀但祝文云男室女家人道大端某之女某議 與某處某親之男伴配茲以今日欲授納采謹告告畢

乃禮使者 具酒饌款待 授使者以復書 伏承不棄寒陋 過聽媒言謬慚

僕之第女作配今嗣茲當納采更辱盛儀永諧伉儷之 盟愧乏瓊瑤之報所有回儀具如別楮伏惟親慈俯賜

鑒納 使者復命 婿主人復以告于祠堂 不用 祝文

納徵 既已約日迎娶方行納徵 書式 伏承嘉命許以 愛配室僕之子某

茲將迎娶敢洎吉日以請某月某日寔惟昏期謹具 遣 不腆之儀用申納徵之敬伏惟親慈俯賜鑒名不宣

使者奉書如女氏 女氏主人 受書及幣 乃禮使者 如前 授使者以 儀

復書 伏承嘉命委禽寒宗顧微弱息教訓無素竊恐弗 堪箕箒之後過辱厚幣更示吉期敢不惟命是聽

先此奉復伏 惟尊照不宣

親迎 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婿室 俗謂 厥明婿家 鋪房

設位于室中 設二卓于東西相向東西房則南北 置合 相向蔬果盞盞匙筋如賓客之禮

盞 盞者謹以一 小斝判而兩之用一卓子置 立贊者 兩 于其間俗以紅線絡有脚二銀鍾代之

各擇親戚習熟 女家設次于外 或借隣居 主人率子告 昏禮婦人為之

祠堂 如納采儀但祝文云某之子某將以今 黜子 先以 日親迎于某處某氏不勝感愴謹告

酒注盞盞于堂中贊者相子立于西階下南向主人盛 服坐于堂之東席西向設黜席于堂西北南向一于父

座前東向二贊者 詣黜席 躬再拜平身 執事者 引子升自西階

酌酒 詣醮席前 受酒 跪 祭酒 傾少許于地 飲醮酒

興 以盞授執事者 鞠躬再拜平身 詣父座前 跪 聽戒訓

父命之曰禮重大壻家先正始往迎汝室承我宗祀勉率以敬母泰大禮子答曰不敢忘命 俯伏興

平身四拜 乃親迎 遂出乘馬二燭前導至女家 女家

主人帥女告祠堂 儀同壻但改祝云某之長次女將以命日歸于某處某氏不勝感陰謹以

酒果用伸虔告謹告姆相醮女先以卓設酒筋盤盞于女立于兩階間北向四拜 醮女 室內姆相女立于室外南向父坐東席母坐西席諸親屬以次序男東女西設

女醮席于母座之東北南向設女拜席二于兩階間北向女導女出至 辭父母 父東座前四拜母西座前四拜 辭親屬 或東西

兩階間北向立 辭父母 母西座前四拜 辭親屬 各行四拜或總拜其有父之尊屬先 詣醮席 以下至詣父座

一日父母導之就其室辭焉 詣醮席 前俱同醮子 詣

父母座前 命之曰昔為吾女今為人婦善事舅姑無違又申以父母之命父命畢姆導女暫立廳傍 執事者

布席 布壻席于西 乃迎壻 主人盛服出大門外主東壻西 揖平身 主

人揖壻請行 壻辭主人先入壻從之主 主賓各就位 主

東階位立西向 行奠鴈禮 壻北 奠鴈 置鴈于地左

壻就西階北向 受 俯伏興再拜平身 奠馬畢壻先出姆奉女從之壻舉

之 先行各以二燭前導壻至家下馬 見家堂 先設香案于

立於大門之外俟婦下車導入 見家堂 中堂壻西婦

東同 就位 再拜興平身 獻酒 讀祝文 子弟讀曰

北向 人之大倫禮重婚姻嗣源所係某年以長成茲以父命

迎某處某氏之女共承宗祀上以今日成婚特申昭告

伏惟願歆垂佑俾 俯伏興再拜興平身 焚祝文 然後

之宜室宜家謹告 婦入 布席 婦從者布壻席于東方 就位 再拜平身 婦

婿揖就位
婿揖婦就位
坐婿東婦西

行合巹禮
從者合謹分置
于婿婦之前 斟酒 飲酒
婿揖婦各執一
片同飲之飲訖

揖平身 禮畢 乃禮賓
男賓于外廳
女賓于中堂 厥明婦夙興

見祠堂
先設香燭酒果新婦盛服暫立于傍主人先行
四拜禮祝文曰禮重婚姻萬世之嗣某之子某

以其日昏畢新婦某氏敢見先
宗仰異昭鑒俯垂庇佑謹告 俯伏與平身
然後婿揖
新婦見同

四拜平身 辭神
主人于
婦同 四拜平身 焚祝文 禮畢

見舅姑
舅姑前各置桌子坐于堂上家人男女少于舅
姑者立于兩序婦進立于阼階下拜舅升奠贊

幣于舅桌上復降拜西
階下拜姑同舅之儀 見尊長親屬
同居有尊於舅姑
於其室與見舅姑儀同還

拜諸尊長于兩序無贊
之或跪而扶之見婦之父母皆 婿往見婦之父母
四拜婦父
則扶而受

有幣次見婦黨諸親不用幣

議昏不可慕富貴

按溫公曰凡議昏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

如何勿苟慕其富貴乎苟能克肖今雖貧賤安知異時

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

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

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

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富勢以取貴苟

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昏娶不可論財

按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者庸之過也君子不入其鄉

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又按司馬溫公有言昏娶論財乃是阻才人儉也賣婢鬻

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昏姻其財既校欺給則

殘虐其婦以攄其忿往往終為仇讎矣然則議昏有及

於財者皆勿與其為昏姻可也

童幼未可議昏

按溫公曰世俗好於禰祿童幼之時輕許為婚亦有指

腹為婚者及既長成不肖或有疾或家貧或遠官遂至

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先祖太尉嘗曰吾家男女

必俟既長然後議昏既通書問不數月必成昏故終身

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

國朝定制

或問 國朝定昏禮所以辯上下而防奢僭也自公侯

品官至於庶民各有等級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力雖

有餘不許過分故品官一品至四品綵緞各不過八匹

五品至九品四匹二匹而已今之富民誇奢鬪靡僭侈

過度踰於品官其心破產傾家不畏重罹刑憲為父母

者但欲索取滿意豈慮嫁娶失時致謗生乖遺患莫測

當如之何曰宦達君子諒皆知戒深僻之人未必家喻

定制也懼法君子欽仰

國朝制度儉約如此縱未能無纖芥之或違亦不可極奢僭之妄作然亦不當為財之寡以誤男女人事也

親迎

朱子曰親迎之禮恐從伊川之說為是近則迎於其國遠則迎於其館今妻家遠妻行禮一則令妻家就近處設一處却就彼往迎歸館行禮一則妻家出至一處婿即就彼迎歸至家成禮

娶婦之家不用樂

按溫公曰禮記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今俗昏禮用樂殊為非禮○程子曰三日而後宴樂禮耳也

士昏禮考

儀禮曰行納采禮用鴈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致命曰敢納采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擯者出請賓執鴈 請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文為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反命主人告于祠堂主人婿也次納吉用鴈如納采禮辭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其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

我與在某不敢辭

次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曰吾子有嘉命既室
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
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既其重禮某不致辭敢不
受命

次請期用鴈如納徵禮曰吾子有賜命其既申受命矣
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對曰某固惟命是聽
使者曰其使某受命吾子不許其敢不告期曰某日對
曰其敢不敬須凡使者歸反命曰其既得將事矣敢以
禮告主人曰聞命矣凡女子許嫁笄而字之次親迎父

醮子命之曰枉迎爾相承我宗事最帥以敬先妣之嗣

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賓婿也爵弁纁裳

乘墨車從者執燭前馬至于女家門外主人婦翁也迎于

門外揖入賓執鴈從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

面鴈再拜稽首降出主人醮其女而命之曰戒之敬之

夙夜母違命母施衿結帨帨佩巾也曰勉之敬之夙夜母違

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

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壻御婦命車授

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禮也壻乘車先俟于門外壻主

壻揖婦以入媵布席壻揖婦即對延坐贊者設醬菹醢

腊列四爵合盃飲三飯卒食贊洗爵酌醕主人婿主人也

拜受贊答拜醕婦亦如之皆祭卒爵拜皆答拜主人出

婦復位乃徹于房中主人親脫婦之纓女子年十五許嫁笄而禮之用

著纓明有繫也燭出媵餽主人之餘御餽婦餘夙興婦

以五采爲之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婦執笄棗

栗進拜奠于席又拜薦脯醢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

歸俎于婦氏人舅饗送者酬以束帛姑饗婦人送者酬

以束帛三日主人婿也以婦見于祠堂明日婿以摯見主

人主人再拜受婦翁也見主婦婦母也主人闔扉立于其內

婿立于門外再拜主人婦答拜體婿以一獻之禮婿出

主人也婦翁送再拜

按古自有夫婦然後有父子人道之綱立教之本也故

女子在室則有保姆之素訓醮遣則有衿釐之戒辭其

婿氏又二姓相偶六禮咸備斯家室克宜而夫婦之道

正矣至于婿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婿立于門外

不以親故而廢男女之防尤別嫌明微之大者後世繆

于擇對而苟簡禮文但以貨幣爲重輕奩具爲觀美甚

有傾資嫁遣溺文成風或以婿爲內賓而燕見無別則

惑矣

記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

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鄭氏曰男女有別然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然後父子有親婚姻者禮之本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祀先祖下以繼後世可不謹乎是以婚禮有納采問名

納吉納徵請期

五者之禮皆主人設筵几於家廟而受之所以敬慎重正婚禮也古者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齋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所以厚其別也夫幽則質之於鬼神明則證之以鄉黨然後婚

一 姻之禮則男女之不可以苟合也如此及婚禮既成男
子親迎親受之於父母也母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教以為婦之道也既而出於大門男先率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蓋一 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男先而女後則從人之義也質明婦執棗栗暇脩以見舅姑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持豚饋明婦順也舅姑降自西階婦自阼階以著代也古人於婚禮之義如此今民間或於婚姻之際多不詳審閨闈之間恩義甚薄男夫之家視娶妻如買鷄豚為婦人者而視夫家如過傳舍偶然

而合忽爾而離淫奔誘略之風久而愈熾誠可傷也

應氏曰婚禮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

則擇婦宜重於擇婿也余以大戴德禮考之其略曰娶

妻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行義者則子孫慈愛孝弟不

敢淫暴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豹生而有貪戾之心

無養乳虎將害天下是則婦與婿之性行俱不可以不

擇也故司馬公嘗為之說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婿與

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

真西山曰女子立不娶之說即擇婦之法也閨闈之深美不外

著賢否未易知也亦觀其家何如耳逆家子不娶是其

所取必忠順之家也亂家子不娶是其取必禮義之族也推是求之其中者鮮矣唯喪父長子一節先需以為

疑若父誰喪而母賢則其教女必其有法又非近尚也

勿苟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

乎苟為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

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

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為患庸

有及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大吏

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孔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

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此可以為擇婿之法矣

晉武帝以衛氏種賢而多子賈氏種妬而少子欲納衛

壻女為太子妃

後惑人言卒娶此可以為擇婦之鑑矣

胡安定曰嫁女必求勝吾家者則女之事人也恭娶婦必不若吾家者則婦之執禮也謹○楚諺曰男婚低戶

女嫁高門而今之世俗每不能然將娶婦必問資裝之厚薄

不問其女之賢否將嫁女惟問聘財之多少不問其婿

之何如及其成親而悔之則事無及矣又有始者婦家

責聘財之少而不還其親終也婿家責資裝之薄而欲

遣其婦婚姻之家結為讐敵甚至激閨門之變而破家

蕩產者有之文中子曰婚娶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

入其鄉為其知利而不知義也唐僖宗時裴坦為相性儉素其于娶楊收之女

資給豐厚器用多犀玉以見之盛怒命壞之曰殃我家矣收終以賄敗而坦號太平宰相本朝范文正公子純

仁娶婦歸或傳婦以羅為帳幔者父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即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

家當火于庭今之人多不師二温公又曰世俗好於

祿童幼之時輕許為婚亦有指腹為婚者及其既長或

不肖無賴吳許升少為博徒不治操行妻呂榮躬勤家業以奉姑數勸升學每有不善流涕進歸規

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遊學遂有成

或有惡疾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後既中第婦家既聘而後育君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

男子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或家貧凍餒

齊人劉廷式本田家隣舍翁有女約與為婚契濶數年廷式登第歸鄉而翁已死女因病雙瞽家極困餓

廷式使人申前好而女之家辭以疾仍以備耕不敢姻士大夫廷曰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女疾而背之乎卒

成其或喪服相仍南史韋放字元直為徐州刺史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腹為婚

姻其後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寡弱放常瞻恤之及為北徐州時有貴族請婚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

友乃以息岐妻率女又以或從宦遠方若下所引遂至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鮑蘇氏

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嘗曰吾之
 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婚既通書數月必成婚故終身
 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世之人又有同姓為婚者尤
 為不知禮也禮曰娶妻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
 之白虎通以為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佚耻與禽獸
 同也外屬小功以上亦不得娶為其尊卑混亂人倫失
 次也惟舅姑兄弟姊妹乃是一等可以為婚而州縣官
 不能細讀律令者尚斷離之嫁娶不可不謹也

容齋隨筆姑舅

兄弟婿在禮不禁按刑統戶婚律議曰父母舅姑兩姨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總麻據身是尊故不合娶及姨又是大功尊若堂姨雖與父亡母無服亦是尊屬母之姑堂姑並是母之小功以上尊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

外甥女亦謂堂姊妹而生者女婿姊妹於身雖並尊屬按禮不可為婚並為尊卑失序之故然姑表姊妹兄弟弟正是一等其於婚娶了無所妨予嘗記政和八年知滄陽軍王大夫中明此項勅局看詳謂如表叔娶表姪女從甥女嫁從舅之類甚為明白朱文忠公亦云仁宗皇帝以公主嫁于李璋亦是姑舅而成婚此又一證也

雖然婚姻之外猶有說焉古者自天子至于士庶人妻妾勝各有等級之數

禮天子妻妾十二諸侯九大夫三士二庶人謂之匹夫匹婦 後

世惟力是視而已此文中子所以有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之歎也夫正家之本由於夫婦之各正治家以禮而無寵昵之偏使嫡妻之次不紊此夫之正也

司馬公為太原府通

判尚未有妾夫人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撫下以恩而無妬忌之失使怨曠安敢至此亟遣之

之禍不與此婦人之正也

宋鮑女宗者鮑蘇之妻也養姑其謹鮑蘇出仕于衛三年

而娶外妻甚厚女宗之奴謂女宗曰夫人既有所好可以

遺外妻甚厚女宗之奴謂女宗曰夫人既有所好可以

去矣女宗若抗夫室之好苟以自榮吾未知其善也夫

禮天子妻妾十二諸侯九大夫三士二今彼室人固士

也其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去之道妬忌為首奴

不教吾以居室之禮反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所用不

聽事姑愈謹宋公聞而得其政則家治失其政則家亂

夷之表其門號曰女宗

此必然之禮也至於妾媵猥多未有不為家之害者內

或陷子弟於惡

禮曰禽獸無禮則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以自別於

禽獸者衛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子頑蒸於惠公之母父

于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家威大夫許穆國人疾之作詩

有茨詩刺之曰不可道也外或生僮僕之變晉王濟字武

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晉王濟字武

嘗於閣中就婢取濟衣服婢欲奸之其人云不汝婢云

若不從我大呼其人終不從婢呼曰欲殺我濟

之其人具述前狀武子不信其人曰枉不可受堂訟

所不有欲正其家者可不戒哉

史記齊桓公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

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公嬴生昭

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公子雍桓公欲以孝公

為太子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十月己亥桓公卒

遂相攻以故宮中空無敢棺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口

垂出於斤外十二月乙亥無跪立乃棺卧辛巳後歛痛

鳴呼桓公糾合諸侯一匡天下為春秋霸主而家道不

正嫡庶不分身後至於此讀史者未嘗不掩卷太息焉

○韋氏世範別宅遺腹子宜及早收養教訓免致身後

訴訟或已習為下愚方欲歸尤難處也或婢妾與人私

通因事逐去皆不可不於生前早有辨明恐身後自求

歸宗暗昧不明子孫被其害者

國朝

一百一十九

